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五
說

遷固紀傳不同說

余讀宋儒論項羽紀傳不同說以謂遷之意秦有天
下五載而後楚、五載而後漢方秦已亡漢未立天
下莫有攸屬不可一日無君况封建王侯政由羽出
舍羽孰主哉作紀所以繫天下五載之權也立之傳
班固意不過羽不可以抗漢因斷之曰皆非也正以
二史之體不得不然爾在遷不得不紀在固不得不
傳設使固取遷而紀是天有二日民有二王也其書
將載之漢代之首乎次于高紀之下乎其為稱號曰
楚史乎曰漢史乎若以封建由項氏出五年而後漢



天下不可無君乃屬之羽曾不察首入函谷者高祖也義師也投降軹道者秦民之真主也天命人心之屬漢明已兆于秦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時也胡不考虞芮之質厥成西伯受命之基也當陽之不馳去昭烈得統之年也若籍者正炎漢之一驅除耳矧才封已叛旋取復安得為一日繼統之主哉若又曰固之意羽不可以抗漢故傳而遷漢太史也獨可紀羽而肩漢乎余故曰子長之所以紀筆削歷代之史也其意蓋以歷年相承不可中闕猶存夫以月繫時之法也孟堅之所以傳先漢一代之史也余故曰二體有不得不然者矣若宋儒之論恐求之太過耳

讀史

余讀留侯傳云沛公入關見秦宮室之盛帷帳狗馬之富重寶婦女之美欲留居之樊噲進諫子房固知其不聽此正教之使先耳蓋良以沛公有為而多愆者也至此天理昧而人慾肆矣非驟能一言回也若已諫不入則莫之繼也故先之以樊卿使抑遏橫流少殺其方張之勢繼以苦口逆耳之言警懼啟沃使默識其神器所在何眷于此耳高帝能無從乎此乃晉隨會諫靈公三進及雷然後以趙宣子繼之義也不然噲沛之屠狗者也安知夫漢之為漢張本于此亟當力諫以成高帝之業哉

對張中丞說

或者以張巡守睢陽之事為非曰古之人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况食邑人以為守乎余以謂不然昔李翰表公握節死事與夫造唐之功嬰城之志亦云詳矣然尚有所未厭者翰特以功利為言未極夫臣子當然之理行而宜之義也昔伊川有以武侯所喪弘多亦以不義不辜為疑者先生曰若殺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奉天之命討天下之賊殺僂雖多理固無害且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夫子豈得討恒時保不殺一人耶蓋誅弑逆之賊有不得顧焉者余亦曰此中丞之素心也公以一郡守之力橫制百萬日滋之寇公豈不審夫強弱存亡之勢哉正以與城存亡効死不去當然之理也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無江淮則唐之為唐未可知也由是而觀

公之心利一己耶為天下耶夫武侯控全蜀之力燃未灰之燼陳恒以穿窬之盜竊一隅之齊耳彼祿賊者豨突之頃九縣颺馳三精霧塞萬姓以之塗炭大駕為之蒙塵其弃城圖存望風崩赴者又何啻廿四郡哉俾唐祚中微禍亂接踵卒致于亡安史階之而已是乃周公所必膺武侯不兩立者也論者不處公以大誼祇擿以捄不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為非不知李司徒郭中令河朔之舉安陽之役屢戰屢北紛籍草野被血者幾千萬人能必其事合誼人得罪于唐室者乎若又曰上以政荒失國乃殘民以復民何罪焉是則李郭亦不義之舉耳傳不云乎臣民之于君猶子弟之于父兄也君父有難臣子奔救

餘有不暇顧者若大義既正安得狗夫區區之小節哉不然則石碣不得為臣之純而王陵乃賊恩之大者也

讀張籍書

予讀籍遺文公書大率稱公材識明睿當任著書之事又曰不以此時著書待五六十後而有所為或有所不可及又曷可追乎然公之志豈忘夫著述哉原道不曰斯道也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小醇而大疵意二子者雖云升堂終未窺其窔奧也豈公之心繼孟而下任夫道統者耶何籍之識必待公屢書而後悟哉而伊川亦

云公之見道固因文而發耳嗚呼公五十七而歿若假以數年其見于後世者為何如哉夫五百歲而後命世者出造物者固云靳矣而奪之遽何耶予不得而知也彼籍之感而恐公不及者竟如所言非有見于公也特以陽一陰二之理而言耳道之難明也如此噫

犬相乳說

轉運楊公家有犬生子而斃求哺無所獲嗚呼殊可憐有斃犬之母性甚犷既老乳久絕走而顧眦彷徨躑躅即其棲附而乳之既乳而乳真有遂盡活所棄子意犬之畜也非有慈祥不忍之性特感于所畜者如此然老而復乳此亦異之大者楊公北燕人世

為鉅族盛年以勇毅從事兵間其活人救物釋難解
紛功亦多矣雖揚歷州郡為顯官其友愛之情日篤
一日事姊如事親敬兄如敬長以致弟念天顯兄鞠
子哀一門之內兄之弟之怡然而理順暖然而氣和
若棣華之相承手足之互為用耳何其偉哉傳曰國
之本在家之本在身蓋一家之隆替繫一身所行
如何爾其善惡感召殆影響之應形骸也昔北平王
道行于家有猫相乳之兆董召南孝且慈有雞哺其
犬之祥今楊氏犬感于所畜極不忍弃其後之意者
表公樂于為善之心油然而生乎其中也莫乳絕復生
意者見公福祿將老而未艾也已弃之物遂獲生全
意者勉公故舊之恩所當復也世之人以犬之悲嗥

為不祥非犬也殃自人名也是犬也持性于不忍為
姑乳之亦非犬致然也福開有先也夫富貴福祿人
之所大欲也故韓子有云得之難未若持之難
也得之于功或失之于行得之于身或失之于子孫
今吉祥止于楊氏者如此其厚而陰有所積也必矣
宜乎有犬相乳之報云嗚呼楊氏其善持之既談其
事懇予以叙故書

礫犬者說

王子遊于市見群犬逐一隻號呶而不去詢其故曰
屠犬者也于是乎有感夫人之為不善禍從而磯之
亦何以異于是欵且犬之吠逐非有見于物也特為
氣所感而已至若雷霆之威人有叛父母褻神明者

或下擊而斃之豈造物者區々環域中特索夫若人而斃之耶故先儒有言迅雷者天地之怒氣無良之人其凶戾與天地之氣自相感激遂震以死此畧無疑者彼犬之見逐雖小大不殊理固然也從是而觀人之方寸胡可萌一毫不善之念哉微則至於物怒而見搏大則至于天威下罰故橫浦云一念善則祥風和氣在於是一念惡則妖星厲鬼亦在於是可不敬畏之哉是知天氣下感於人々氣上通于天者尤昭々矣因筆此有以明夫感應正理不眩惑于鬼神怪誕之說云

鈍說

夫器之為制大小輕重適厥用而已然以銛銳鈍鈍

用之多寡故有敗乏壽夭之異焉趙君仲器博物多藝能喜筮而絕市道觀化而樂誘人古所謂不居朝廷而隱鑿卜之中者之流也一日愕然以所感告予曰適過梓人氏顧斲削之器縱橫前陳例之完好因語之曰操幾何而致然爾豈材質劣弱鍛礪弗精而然邪匠者曰不然彼斧斤刀鋸之屬銛乎其銳者也特以朝夕從事乎削斲斲刮或半歲一易或旬月一易遠者不逾期年比更新而無孑遺矣因指其鞞輪之錘曰是置於吾祖用於吾父今傳於予惟其砢然樸鈍用寡而無所損益故能壽於彼而若是其久也僕因曰豈獨物乎人則亦然進銳者退必速任重者道能遠是輕銳者不若堅鈍之為愈也夫木訥之仁樸

魯之忠外視之若癡絕而緩於事及其臨大節處大政守固密而罔疏挺剛健而不奪亦何異茲鍾之鞿圜輪納疊拱刺蟠根隱錯節支離者周比而無間倔強者妥帖而端平由是而觀可謂宣力弘多收功攸厚者哉彼世之人祇知利之為利曾不悟鈍之為利廣且博而壽且久矣予聞其說而避之吾將截吾器養吾鈍歛吾圭角息吾氣機引重致遠俟時而動以利天下可乎趙君曰嘻子其得用而不括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之道也於是乎書至元壬申二月九日題

服色考

陳節齋祐以宣聖像設既素而繪仍以服色為言曰

冠服之制所從來尚矣然自三代之世變易去取其義有不同者某雖不敏試請而詳之夫冕平而旒筭衡而紘上衣而下裳垂紳而履舄繫而帶珮而綬此三代王者不易之制也今宣聖其紘其帶其純其舄皆丹乎質唯服之色尚玄何也考漢晉志書天子以衮玄皂繒為大祀之袍服于孔子服色非可據而明也謹按大戴禮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逮乎夏后氏王以水德色尚黑易而玄端玄裳故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又諸侯以天子燕衣為視朝之正服有殷氏以金符德色尚白易而練衣縞裳故哱而祭縞衣而養老及周有天下以烏火王色尚赤宜乎以赤為養乃曰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何居鄭玄云周則兼

二代而用之也若夫四代之禮養國老于膠序蓋天子師而學之也唐孝明皇帝尊師重道爵孔子以王列弟子為素臣至于冕服之制亞次之秩廟宮之法饗獻之禮講明論議亦云極矣今之制實開元儀也其義正襲鄭氏之說耳故冕服尚玄用夏禮也朱芾斯皇示周制也錦紳素質兼祖法也彼領袂緣飾又復純赤何也詩素衣朱襮者是也襮為領諸侯之服也據爾雅黼領為襮黼繡為領丹朱則其緣也又范曄云天子祀天地宗廟釋奠先聖皆服衾玄緣領以絳漢明帝以紗為中單或者疑此乃中衣表而出之非緣也予以襲紅紫為非後之賢者加諸乎夏后氏云其色赤則示赤心奉神明而已茲槩祭服而言也

在吾夫子則不然特又明夫周所尚之義也蓋孔子帝者之師禮王者之後以天子燕衣為之御周大夫士私朝之玄端夕深衣孔子以時則周人也以臣則魯司寇也以後則商之孫子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法則禮樂政刑而後王報功報德有罔極焉者曰公曰侯曰師曰王曰帝可也宜乎用三代服色而兼備于一躬也尤昭矣又有曰方而心者當乎膺曲而領者施于朱襮之上何也此蓋漢猶有被之者故朱勃衣方領能矩步乃學者之服也其象則圓上而方下蓋取諸乾坤迨晉隋唐以來天子有事乎郊祀冠通天冠束白假帶方心曲領猶存乎前代之制耳其十哲服色大同而章有降殺之異下至

七十二子佩服皆青士子父母其純衣以青體少陽而致敬也其帶則縞有受道之質也夫諸子乃以士從父師而學者也詩不云乎青々子衿殆學者之常服云

寫刀說

余往歲客汴梁陳君達夫出示玉刀長二尺許鋒首斜削廣餘五寸玉水蒼色極光潤扣之聲清越以長其拊容握末有環背通刻柷敔狀端有竅圜徹陳曰亂後入太常官舍得之不審何物于何所用予曰此省牲之寫刀也其端之圜竅蓋用繫寫末所施環即着和耳傳曰鋒有寫環有和是也禮云割刀之用寫刀之貴々其義也端有鈴取其奏刀中節聲和而後斷

環有和取其斷非和則剝和非斷則牽天以秋肅物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此其義也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又曰鸞刀以割何休亦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然孔氏有古刀今刀之異古刀遲緩難用宗廟用古刀者修古故也由是而觀今刀古刀其實皆以金為之此玉也其何能割切哉豈漢唐而下三代之禮實亡名存者非一刻玉為刀郊祀之際執以示古儀乎至於去質從華亦由近代用金玉為匱爵代越席以臯比也恐未盡惟彥伯太博詳覽

涿州移置攷

至元八年秋九月予以省親來涿因拜謁孔子清廟

遂讀唐貞元中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彭城劉公
建孔廟碑乃知州治本幽州盧龍軍屬邑范陽縣也
至代宗大歷初詔始分范陽歸義固安三縣為涿州
治范陽涿郡即涿郡故地為名按與地廣記漢初高
祖始立涿郡魏文帝改范陽郡其地左碣石右督亢
南控鄭城百里而遙北連幽薊百里而近唐已來中
間控制蕃戎部落甚衆又河流縈帶前後有林麓陂
池之利周廣磅礴鬱為雄藩及辨讀遼統和廿八年
州刺史廣陵高公移廟碑陰記云舊廟本在南城東
北隅是年刺史高公移置南城東南隅康莊之左因
復悟今州城南北若連環然意者置州時展築南城
而廣大之今市中隔門本故縣城南門也觀此前後

證據甚明無可疑者噫予往來幽涿間蓋十年于茲
嘗以隔門之制為惑詢訪土俗莫詳其故且方物之
辨一事弗知君子耻諸不圖聞一得二使數年之疑
一旦渙然冰釋亦可喜也特表而出之敢貽涿之好
事君子以俟更改云

締觀說

吾鄉黃冠師房公體鴻龐貌古而心通讀儒書喜營
治嘗作吳殿于棣華菴故址締構日予與亡友季武
子文往觀見工人數十附立楹頭方納拱駕梁為事
其杓鑿縫縮有略不相認者衆工爭左右晚材分繩
墨曰不少繆即絙驅鎚按呼號半空彊以力相下良
久終無奈木何一工者舉手招衆曰聽無譁衆瞪目

東北嚮率弭耳受嗾予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士偃倮擁敗絮曝日坐短垣下俛其首捫虱略不一仰睜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南北起若干丈此蹇傲者彼之所枝撐也彼拘挨者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歛衆材軋然作聲若相尋而契果安貼停穩不踰若所料予問道士于房曰此始謀西宮于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于中乃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職也君人者何憂乎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負其大是上下錯繆冠屨倒置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曾梓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啞然曰華之可也于是乎作

締觀說

屏雜說

嗚呼雜之為學其害道也甚矣麴蘖雜醴齊為弗醇烹飪雜鼎羹為之變味宮商雜音奏為之志滯君子之所不取而不由也况學乎學而雜心則交錯而其行言則叢脞而昧于理動則拂亂而失其宜至于文章翰墨一糅于雜偏駁不振尚何理之能著家之可名乎謂為道尤判然離而曠且遠矣故傳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然博我以文多學而識之又曰君子耻一事之不知能無雜乎蓋聖賢為學必務其大者而使小者從焉其所以務之為者明理致知收放心格庶物而已四者既主存于中雖諸子之說百家之

言日至于前猶衆川之流朝宗而東常我之主孰能
雄而長之撓而濁之者哉况約之以禮詳之以說為
之澄滓于其後者非一如是則何患乎問之該洽學
之博雜者哉戊子夏六月庚伏有七日發歲曝書得
雜文百餘帙睨而視之皆予穉歲所閱習多曲學小
道廢日力不少不覺喟然曰西漢而下學無師傳安
宅曠而不居正岐舍而弗由者其我之謂乎使吾老
而困之而無所成者職此之由務于初而害其大之
為也于是命兒子輩屏而絕之板為三夾束置高閣
且誓之曰今而后非有命不得發而妄閱以蠱惑其
心目大抵中人以下之性所偏者多同而特達者或
鮮吾今是舉正以已之所偏且正汝之或失也是吾

不忍以悞我于前者而又悞汝等于其后也天其或
者果汝之賢而有全經全史在焉泝流探源採剝其
華實咀嚼其膏味少有所得以之修身齊家推而及
于物將見終身有用而不克盡者尚何以他為哉小
子其服之無斁作屏雜說

答客問

至元廿一年春正月予有中省郎曹之命
既而以事不果行或傳予抵燕視其有不
可而歸者嗚呼誠身之未篤不為所信也
如此作答問以自見其辭曰

客有過秋澗而問者曰子不旬時而被旌招者三將
謂趣裝有期反柅其輪而脫其鞵者何也方今

王者無外四海一家渴于得賢以光國華有片善者無不錄效寸長者靡不嘉故有立談而致卿相略而不及其他士或韋布進無資涯名不登于仕版何得挂銓曹之齒牙子今幸蒙見招未為不過官列郎曹名都省署切近論思周旋宰輔設或有為澤及黔庶曾若無聞又復何顧豈子志願未充班資尚卑重有所覬其行遲予仰而嘆俛而思人各有宜孰不自知越分而行有乖無隨予方以再命而偃倭尚敢以銳進而為期也客曰豈子欲信猶屈道行未隆甘于泥蟠以固其窮然聞聖哲席有不暎援溺救焚予曰世之康濟固自我化道之隆污蓋有不為命者然墨突不黔其炊烟孔轍

幾環於天下雖遑於救世亦觀時而取捨予且何人敢妄為之駕也客復曰子豈年近耳順歲月向邁心智雖強膂力弗逮曰若不肖齒髮雖微未為衰暮顧嘗攬轡外臺峨冠憲府從事有年艾服頗素其責固重即其心則安道可行雖一日不去故黽勉盡瘁不遑寧處通其考則為四百其月則去五予亦知力之有所不及蓋嘗以明時可惜憤功業之不顯著也客曰伊懷既然子何見其一而二之不覩投會是机進退餘裕忖其不可即以佗務尚不失邯鄲之故步不猶愈於刻舟求劍守株而待其兔耶乃若而然客轉談之悞也今有司以是召我其行或否理之所當喻也若顧量可否以改圖為舉是先以不誠自將上欺

君父以幸為利取便已故是又義之不敢與也客曰然則子之志嚮果云何而可哉傳不云乎士有二道出處為大進退無常惟義所在又曰可以久可速其行其止蓋平日所素學不容以彼而易此今吾子堅欲推挽扶之使前是茫洋徑涉趣入于無涯之淵設若有為徒勞勉旃至於出處之道論之誠君子之不然此吾之所以不果執宣父之鞭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而寧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其咎即徵果其可之與會客何勞于勸懲吾年雖耄自顧矍鑠尚或堪于一行客唯而退於是筆之以自銘

謗解

予作謗解夢人以壞木寓蠹見示意者謗由我興非

外至也然謗之惑人深矣公孰與制私無以堅其說至肆行而不少憚以陰擠而為陽助被之者鮮克自處欲弭之而無術也嗚呼世教下衰友道日壞私好惡者愛之者欲其生憎之者即其斃口溢金蘭心包鬼域謹其蔽已射其形亟為防已螫其毒矣輕則導沓背憎浸潤膚受妄生事端橫造異議忘我大德利彼小私傾良惠姦傷公害義認為檢人坐擅形勢苟淺之為量者不自返而縮徒志夫此胡為而致焉思其稍達藉勢投畀使恩讐兩明以泄其忿憶忽非君子以直而報之義也夫聖人所以列朋友于天倫者示其當重而親匪大故則不容弃也又讀小雅何人斯篇彼暴之讚蘇公也至獲戾失職亦云極矣略不見

聲色于辭氣何三代教化和平忠厚成士德也如是
至好歌忠告反以不忍遽絕為言其亦審夫天倫為
重柱為小人之為也靜言思之大有契予心者予雖
愚而懦受人侮者不少然天之所畀于我者似不薄
矣矧諺曰禦寒必須重裘弭謗莫若自修大率常情
之所未免者其疾有十處已之不恭也御物之不誠
也嫌與疑不釋也毀與譽肆行也或以已長格物或
以剽義沽名或出戲言犯眾或恃口給陵人責人太
重而以驕吝自矜審先去此十病無瑕可摘謗奚自
而生哉而復守之以敬慎將之以忠厚以蘇公之心
為恕以中庸之教自處其或有作于上力易斯弊上
以格愴人之非心下以殄諛口之罔極建中子民歸

之以厚俾欲校欲報者亦不得賊其衷而並發之如此
我之所謂疾者而或有瘳彼之所謂謗者亦庶幾其
少熄矣作謗解

對魯公問

後村云思保歲寒之
節狗國家之難爾

顏魯公唐一代鉅臣論者當明其心求其迹則非也
公始終王室死而後已蓋素所蘊也不幸值唐中衰
以孤忠大節立于傾朝死覲一言有補于國至于老
不退休大率朋友之交遭罹患難尚有相死不輕去
之義况君臣乎及盧杞當國見其嫉賢亂政公復以
正言折之既憎公直重忤杞意至遜辭為謝終不少
解已而有宣慰之命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而興慨
也於時公豈不知一入賊庭橫噬虎口意者比之使

杞姦計媒孽其罪啣冤入地、霑而不可明、是不若履忠蹈義、明死于使華之命、尚或摧沮逆謀、以激忠義之士、而愧夫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心、是乃不以李鄭勸而不行為得、而以死于義命為安也、要令千百世後、義烈言々如嚴霜畏日、有不可尚已者、此公之心也、嘗以忠義者國家之元氣、世當顧護、靳惜使信其已往、不泯之志、勵夫將來、至薄之俗、而為天下之大閑、如公者、誠不可例與具、臣者論其進退之跡也、若專以老不致事為嫌、是又失見危授命之義也、況唐人之于致政、初無定體、至元戊子秋八月廿日晨起、偶記往年對翰長之問、特為筆此、且發所潛之幽光云

儉訓

人之生於天壤間、分所當得者、陰有日料涪翁謂一飯先書籍者是也、未老前固不應空乏凍餒而死、如其暴殄過度、以旬時之用為一朝之費、促之而不給者、信有之矣、故諺云、茲焉不足、往則太過、此言雖微、可為永喻、昔李文饒相而後當、既羊十萬數、未充而被斥、蓋已用者過侈故也、此非明驗、可不鑒哉、今余一家二百指、日所費以酌中計之、且約五貫文、是須千八百餘緡、可支一歲、其于慶弔賓客差徭之數、又不在內、顧余生事四民之業、一無所營、而終歲所耗如此、造物者、斡旋供億、亦已勞矣、吾何德以堪之、復欲終日望々然、致室之完美、此心斷不可萌、至量其

所入度其所出如且休接闕之說此念不可疏也予今年六十有二向之所謂心焉而志學焉而力者日趨于衰微安坐待哺外餘無能為祇有以勤儉律彼使猥承家事而已傳曰家當克儉焉邦當克廉焉又曰生則在勤則不匱儉為德恭侈惡之大也此雖聖賢垂教格言不可斯須離逃然孰不念而知之但齒年未至不經其事之艱難者鮮不忽而略之是自遠其恭德昧夫寧固之理可乎逮其已困歎彼之豐傷己之窘方思節約以補其不足不亦晚乎汝等其勗哉毋替作儉說

遺山先生口誨

遺山先生向與願齋張公

諱德輝字耀卿自汴北歸終河東宣撫使

時從史相請為昔吉禿滿作碑

過衛先君命錄近作一卷三十餘首

為贄拜二公於賓館同志雷膺在焉先生略扣所學喜見顏間酒數行令張燈西夾曰吾有以示之先生憑几東嚮坐予二人前侍披所獻狂斐且讀且竄即其後筆以數語擺其非是且見循誘善意而於體要工拙音韻垂叶尤切致懇每篇終不肖懇授教再拜起立夜向深先生雖被酒神益爽氣益溫言益厲覺泉蒙茆塞灑然頓釋如醉者之於醒萎者之於起也說既竟先生復昌言曰千金之貴莫逾於卿相卿相者一時之權文章千古事業如日星昭回經緯天度不可少易顧此握管銛鋒雖微其重也可使纖埃化而泰山其輕也可使泰山散而為微塵其柄用有

如此者况老成漸遠斯文將在後來汝等其勗哉毋
替坐客四悚有惘然自失不覺嘆而發愧者既而鼓動
客去先生覆衾卧予二人亦垂頭倚壁熟睡及覺日
上先生與客已觴詠久矣於是眩筐取一編書皆金
石雜著授予曰可疾讀吾聽惟其音節句讀不忒顧
先君字而謂之曰孺子誠可教矣老夫平昔問學頗
得一二歲累月積針線稍多但見其可者欲付之耳
可令吾姪從予偕往將一一示而畀之庶文獻之傳
罔墮越于下先君起拜謝不敏曰先生惠顧若耳何
幸如之王氏且有人矣敢不唯命期以明年春當見
先生於西山時歲甲寅春二月也後三十五年戊子
冬十二月臘節前三日小子再拜追述

政問

至元九年春予以御史滿秩除平陽路判官過辭諸
公以臨民處己之教為請右丞相史公曰汝讀書年
長以在朝行今官外郡寅奉之心當常若在朝野時
至於事機變轉不可預料臨時制宜可也翰林學士
鹿菴先生曰長次不睦及首沽虛聲今天下之通患
推讓有終為上詩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尔多福况人事乎餘何言祭酒許魯齋曰臨政譬
之二人對奕機有淺深不可心必於勝因其勢而順
導之同僚間勿以氣類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當
以至誠感發無所爭矣其後總管萬奴來尹亦請訓
於開府史公曰今判官王某性純直頗諳事倘有所

疑當與可否。至於左丞姚公吏部尚書高公諱飛鳴每以事使晉府者必有言顧慰至秩竟僚屬友愛以理而去時十有三年春三月也不肖今年六十有二老不能用追思往事如此等格言有不可遺逸者因特書云且寓夫強仕之不可復也是歲戊子秋七月丙戌初二日也

醫說贈胡君器之

醫者精微之術也。又曰醫者意也得於中而可以應諸外通乎微而後可以達其變此必然理也。予素有中腕疾二十年間凡三舉發初得於燕也。暨袁以玄胡劑療之法既緩再宿而疾乃已在。趙藥以神寶名者改其中堅瞑眩搜索上痛方厲而下動大作猶一敵

未退而復生一敵物雖去而泄不止予頽然而臥力不勝而氣已憊矣。間日而氣始平其作于邢也。陳氏亦以顛趙劑者投之而為苦與先尤加劇焉。今者蹶動感似輕而痛則一上開于中州旁刺于兩脅後延于膺窻撞搪衝拉頭岑々而氣翕々求少寐以休吾煩且不得也。胡君器之亦探藥之粒如者曰朱砂圓下之予顧其劑微于先疑為力更峻器之曰無慮為第下噉覺腸間少鳴而微痢則痛隨止矣已而果然繼以厚朴湯調之忽醒然而寐如釋重負而濯清風也。師寤日高三丈許予體中已平魯泄之不復作而氣之不少憊也。器之天資高業專而學博識明而善斷出新意而不泥古知其常而通其變嘗曰人具

五行稟之者不一天有六氣感之者無常病雖名同而證實有異者苟以一概治之吾未見其能也故證之壞者往之濟而獲安昔霍嫖姚行師少衄多勝正以不至泥古兵法顧所遇吾應之者為如何耳予于器之亦然作醫說以貽之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四十五

嘉慶甲戌十二月廿六日大雪新晴燈下校定此卷以明
明日壬午乃乙亥立春也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四十六

雜著

題戒

仲希出金源世曹少以孤兒隸羽林宿衛者有年為人慷慨尚風誼善馳射北渡後折節讀書樂與士夫交游矧急解紛空屢裝囊奔走風雨不少顧惜至于識名馬善隼羽知常通變談笑一世翩翩為佳公子也如遺山先生一代鉅公雖泛愛無間翰墨之作初不輕與至於君題其居曰元齋繼其德曰吾弟復有篇贈稱道其志向非尚友重義得如是乎自是完希之名軒翥于河朔者三十餘年非不顯也予既冠與君傾蓋於酒壚間一言定交伸眉吐氣歡若平生及

合好議來曰夷貊之道吾不取也此又拔出流俗義之所可重者嗚呼君沒世已遠撫卷懷人不覺增嘆然義之所在猶耿々也汝曹固當思其所尚求其所當重者充類至義之盡昭然使身名齒錄於賢士夫之行曰此則某之孫也則某之甥也是則汝外祖姻于吾家之意也不然得衛公故物知其賢而不踐其迹徒以服器為世家傳嗣之寶非所望于汝曹也作題戒廿四年丁亥三月伯父秋澗老人書畀姪阿宜其聽之母急

名王氏子說

王氏子嘗以小學從予一日來求其名與字因得讀張戶部復亨所撰其祖墓碑乃知王氏自遠祖已來

以文章儒行世其家于保者也小子今吾語汝曾祖在承安間擢魏科為一時名卿明昌初官真定錄事叅軍政聲籍甚汝父遭罹世故以孤身卓爾自拔見知于漕臺周侯騰揚仕版若有所為而不幸早世良可歎惜然人有陰積者必有陽報苟不在乎身必及其後人如汝高祖教授君志竟不遂厥類錫于爾曹今汝父復罔克所紹而止于斯而汝也今亦孤童子方保持門戶為事長身如此所當願而恭柔而立操惟危之心念肯構之戒日切一日吾見王氏之慶未艾昭然之報將不遠而復可不勉旃也哉故用構名汝以德基字之中統甲子夏五月望日書

忽治中名字說

予官御史時聞尚書工部郎中今治中別乘合刺思
熹功名樂善言而與士居子游某嘗望君于稠人中
飄然有玉立雲飛之舉欲願交而未暇也至元壬申
秋得同僚平陽相接如平生懽共事既久愛其材識
通敏廉介有守處心臨政多中事宜殆與曩聞無異
一日請名于予且求其說予曰上古之民林而
系出一本聖人見其厥類蕃庶惡夫無別于是因官
因封或勲或守王父之字賜姓氏以明之立名諱以
識之表德業以貴之又以性有剛柔進退好惡之異
而寓抑揚與奪之義焉君姓忽氏蓋
父字也世為唐瀚海軍都護府人其國郊于乾克之
間據雲天之雄故其人多沉潛剛克內明而外毅今

吾子秉彛竒特超拔倫萃表著于一時豈非能明其
初德而光揚于外者乎傳曰德明惟明其是之謂欵
故以德輝名君而英甫字之蓋英者德之光發見于
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稱也吾子以為何如乃書以贈

李氏子名說

故河東連帥李公以忠勇佐征伐建殊績受封河東
蓋三世矣有孫一十四人一日元孫萬戶某率諸弟
相過雁行玉立映照前後與之語挺然有燕雲遼碣
之勁氣吾知其先代之澤淵流而未央也次五弟因
求名于余予以謂李氏世以武顯繼武而善可守者
其惟文乎故名之曰嗣文以文叔字之傳不云乎文
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為李氏子其服之無數至元十年歲癸酉前六月十一日予自河解北還過絳書于園池之華萼堂

王氏四子字訓

中丞王兄子初一日因子名而告予曰人之生世貴善良而材用譬夫羊豕性馴而乏可用之資虎豹材逸而無可馴之理唯牛與馬乘服耕播性馴狎大有濟于世故弱息四人取其義名之曰犗犗犗犗吾友其為我字之予即訓曰德麟德駮德駟德駟雖然牛不駕習則有破車之暴馬不調御則有泛駕之虞士不學習至跣弛而無所用四子尚涵養其德性修治聲其才學異時任重道遠無以襟裾貽誚茲汝父之志也其勉旃毋忽書字訓以貽之

溫總管字說

古人制名與字本以假代稱道因其材而進退之非欲求勝而滋美也溫生世將家容止雍雅殆素閑於詩禮者嘗攝從戎事及兄之子衣甫勝即以職界之時人多其讓一日踵門來謁載拜而請曰初膺字仲傑也者智過萬人之謂竊意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且於名理又弗類假而稱之誠有所未安者願先生易厥初得因名衍義可用以自儆者為稱則所貺多矣予嘉其情實而辭遜早牧而不自矜也廼以大賢之事告之昔顏氏子得一善則拳服膺而莫之失服膺者能持貯心胸以為終身之行用是夫子至與其殆庶幾之歎予因為之說曰人心虛明而廣大衆

善畢具惟其人慾靜盡則道心孔昭道心者何四端
用中而已雖然仁為體三者乃仁之用而敬者又禮
之實克己復禮庸為而入德尤在視聽言動之先惟
其善擇能守從容中道則此心弗曠既有物而且
則矣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苟無
其質禮不虛行況乎天姿溫粹樂善而克恭者為故
敢易傑曰禮以仲敬字之庶幾因名衍義用以加修
者欵然前賢致恭不以聲音笑貌為事欲誠著于中
而蘊篤實之光氣發于外而粹安和之色道見于用
而極靖嘉之方其事上則忠戰陳則勇與人交則信
將見名實兩得禮容侶與大賢同歸異時詩書謀帥豈
唯投壺雅歌而已哉吾子以為何如膺曰意中事先

生能言瑩如是敢再拜受教於是書以為贈

張掾史名說

元貞建號之前歲

丞相伯顏公受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知樞密院事許
開幕置屬於是選擢材雋以崇時望主安定簿張楚
者以掾史進一見即蒙矚目是歲公以疾薨謝于位
嗚呼哀哉楚追感殊顧懷思不忘至圖公像奉之懇
集賢翰林兩院題讚俾昭蓋代亦來叙哀徵辭言念
勛德辭情慷慨義形于色因知楚河東九原人少失
怙恃養于外家徐氏子然以孤童子從許公度學氣
兒修楚早負幹局甫冠先生以楚訓名是用勉夫修
習俾趨於成今以事為所著者論之可謂樂事大賢

知思所自以義圖報有始有終者也其在衰俗誠可
嘉尚予乃悚然而器之曰楚今當作礎矣既而來求
其說乃告之曰古者制名皆存義例有像其類而命
之者因其材而篤之者或審其剛柔而抑揚之者或
察其氣焰而取與之者非徒觀美誇大而已也今予
以汝美在其中用見于外篤實輝光有不可掩焉者
若夫氣志堅凝如鉅石出霧洞達無隱既敦固其材
寔復砥礪其廉隅方嚴正大莫夫鰲植之下而收任
重持久之効者是正汝之則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其是之謂乎嗚呼礎乎其聽之無斁二年丙申
重九日叙說

儒用篇

士農工賈謂之四民四民之業在士為最貴三者自
食其力能素所守時雖弗同固不失生之理唯士
也貴賤用舍繫有國者為重輕蓋其所抱負者仁義
禮樂有國者恃之以為治平之具也國不為養孰樂
育之君不思庸孰信用之不幸斯道中微我玄尚白
阮窮道逸隨集厥躬此士之所以違于下而可吊
者也幸有連茹為引用為主張者曰鄙儒俗士烏足
有為也切嘗惑焉謂有用也時不見其所用為無用
也一為時用卓越宏遠莫可企而及者烏可以時偶
無用槩有用悉為無用之具哉
國朝自中統元年已來鴻儒碩德濟之為用者多矣
如張趙姚商楊許三王之倫蓋嘗忝處朝端謀

王體而斷國論矣。固雖聖神廣運於上，至于弼諧贊翼，俾之休明貞一，諸人不無効焉。今則曰彼無所用，不足以有為也，是豈智于中統之初，愚于至元之後哉？予故曰士之貴賤，特係夫國之重輕，用與不用之間耳。嗚呼！國之所以為國者，有其人也。今天下之心同然而深，惟者天統大開，六合同軌，及其選一材取一士，舉目茫洋，無所於可。正孔子稱杞宋二邦無足徵證，蓋傷其賢既不足，文典之傳有不可強而為者。復以時務論之，今選行于上，材乏于下，是最有國者之所當病。故唐取士之法，歲萬人為率，猶三十年可盡。況法未備而無所取哉？又老成先進，文學經制之士，舉海內而計之，不三數人耳。故州郡所謂學

校勉勵修進之方，從而無實掃地，何有嗚呼儒乎！其微至於茲乎？斯文在天，無可絕之理。是恐不止不行，不塞不流之意耶？然士不用則已，如或用之，固非一朝可就，必須廣學校，祿師儒，振士氣，而勃興設衆科，而肆取，故得人材輩出，以膺文武之選，以成久長之業。斯則適其時矣。任是責者，庶聞之油然有蹶于中。述儒用篇

吏解

甚矣吏之不學，取之無術也。終苟且自進，自退據其名，則正較其寔，則非而官之形勢，衆之情偽，習不相遠也。故諺曰：畫地為圉，不可入削木為吏，期不對此，蓋傷其持心近鄙之，辭也。然非吏之性也，勢也。

今夫一縣之務領持大槩者官也辦集一切者吏也簿書期會之所交錯也利害督責之所相須也鍛煉酬酢日復一日大體細行有不遑顧者少或蹉跌輕則窘折困辱重則榜責退黜吏之為役賤已極矣安得不持其事而逾急欺其心而後語哉或不經事昧于自信聞其名則憎見其人則易意復少忤至忿嫉訾毀不以禮貌相接非也是皆不澄其源而責其流之濁也若使上之人能清心省事一其法政簡而不擾雖有傑黠苛刻急劇苟且之心將安所施哉余故曰非吏之性也勢使然也若從其流而責之所可鄙而傷者甚矣今天下之人干祿無階入仕無路又以物情不齊患危而便安不能皆入于農工商販故三

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筆無幾顧而主書重至于刑憲細至于詞訟生死屈直高下與奪紛籍悉出于乳臭孺子之手幾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為縣為州為大府門戶安榮轉而上達莫此便且速也人烏得不樂而趨之嘗聞近代吏之出身難矣由州而吏員由吏員而部掾法律刀筆人材行止舉明有官否則結罪然後考試有司寸步不遺設法既嚴百不選一猶恐中非其人害于而政以今觀之其可鄙而傷者當如何哉且兩漢之世丞相御史下至三槐九棘蔚為名臣者多吏也固必學之有素進之有道初不若此紛紛苟且嗚呼弊極而變則通此必然之理也然非持衡者孰為立法而興革之哉

解作吏篇

田訟

民之致訟者多矣未若田訴之未能決也自井地散而為限田限田變而為無法此事端之所由興也又以兵農勢異而有相犯各持其是而不相下治兵者曰吾軍力之所自出親民者曰吾征賦之所由辦居上者若是為下者將安適從至官諉吏而搏挐吏賂賄而與奪牽制蔽欺卒無定論幸有審而造而克荷者情裁臆斷明同仁一視之公釋累歲積年之弊徃徃迫于形勢顧後患亦因循而莫之問故僥倖者觀其如此又以彼弱易欺也詎冒效攘靡所不至甚者損眾益己關一方之訟必被擾而後已以致乖戾抑滯之氣鬱積于上烏得無水旱之異哉水旱之來又

弱者所先苦欲政能行民之不困也難矣余嘗讀大雅綿之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蓋言二邑訟田徃正于周及入其境履其庭禮讓之風無或不在二君感而中愧生其固有良心相與罷歸弃所爭為閑田自是歸周者四十餘國先儒以是為西伯受命之符宜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其是之謂歟嗚呼三代而上教有餘而法不足而漢而下法有餘而教不足教不足法猶足治也矧教與法俱至闕然者乎民不險而訟也又難矣施于今者宜若何曰惟有明其教一其政立其法于其上然後擇官宣化守其法于下庶幾民志日定而訟者少為之熄矣述田訟篇

黃石公說

秦惑李斯之說燔書坑儒以愚黔首故一時豪傑之士醜厥德而恥食其粟者多矣如蓋公盧敖倉海君商山皓皆是也若黃石公者後世獨以鬼物為疑非也觀圯上一節公蓋逆知其炎劉將奮非良無以輔成漢業雖然顧狙擊呂政子博浪沙中良之氣固以為蓋世雄傑惜有其材而未至者學耳及一旦相值輒令取履跪進旬日間往返三至先折以禮繼稱其可教特重夫師道之傳抑使動心忍性徹于色發于聲而後喻也兼奉執履杖弟子之職非有儻悅可怪之事而班固亦以非有贊焉設若良欲神其所遇不過使高帝異其非常平時智計皆自神異復不輕其所授教而已使是公果有其石我已之語亦不過古

人事了徑去剝跡韜光令千載而下仰其高風可聞而不可詰也又嘗讀公遺書皆明哲警抑之道殆黃老氏之精英者也不然胡自托于荒丘磳确而為是索隱行怪之舉哉由是而觀東坡稱公為秦隱君子可無疑矣距祠東里許有阜曰黃山下有洞穴其巔巨石嵬立土俗相承云公出于此尤為不經云至元甲申歲夏五月余覆定祠下顧瞻山川慨焉興感書是說以辯云

筆說

燕之筆霜雪頽也勁而莫為屈楚之毫炎蒸之毛毳也柔而易為書勁與柔何俟多論獨念夫用之有難易也余以心無所用近集三代以來輔臣相業述調元

事鑑筆為日課資間中一樂機格間燕楚之材皆具
柔和者易於得手腕不知勞也勁挺者艱於如意手
指既據致牽其臂而為困然不數日燕鋒方練布畫
愈精顧楚產已敗而不任吾用矣予於是乎感焉曰
此何異於相之用人也昔霍將軍子孟欲顯事權利
其庸鄙者相故李蔡石慶王訢楊敞使之克位而已
霍終不聞說言其族隨敗而無餘唐相蕭嵩亦以韓
休柔易而薦之及其當位持議方剛殆不少撓至有
不意能尔之嘆而開元之政蔚有可觀後之君子居
於人上者正當毋友不如己者可也苟專以庸鄙便
已為心其如邦家何作筆說至元丙戌夏六月三日
也

龜蛇說

己丑歲秋八月癸亥有玄龜丹蛇見於太乙宮之書
院鍊師范君再拜以禎祥來請予謂之說曰蛇虺在
所有而玄龜不常見一旦蹒跚踔蹀並出而偕行此
又觀之罕也二者化精水火玄武表甲以自壯靈蛇
搖毒以螫人故古者師征圖形旗旛用先啟行加招
搖於上俾急繕其怒以示禦侮毒暴之戒今六代純
一師奉命醮斗積有歲時豈精誠感格當進作之
際堅勁衆怒俾禦侮警暴陰為之祥邪然禋于彼而
見於符籙所在者豈祭法從出昭其教之本耶不然
昔昭應宮因二物畢至靈宇斯建抑亦壽宮將欲復
增光舊物此為有開之先兆耶吾不得而詳也作龜

蛇同出說冬十月三日書

牛生字說

全閩銖官屬吏曰牛生者東平人世儒家尚氣義好
刀劔或欲之雖千金不恡聞余名甚喜通謁來拜予
曰汝非文星者乎唯而不敢當吾自壯歲亦以論文
說劔為喜今雖耄氣習未除也遂與談古今劔器雄
變雌縵者數品至有所未聞而未見者若欲吐燕趙
勁氣而來吳越之清風也已而聽請曰星之表字走
有所未安幸憲使與易而淬礪之因謂之曰維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然經緯昭布天之至文也昔龍泉
下流紫氣上鬱張雷識之得二者於幽圉之下嗚呼
一物之靈有如是者傳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物猶能以氣而上達人固當以文而致昌其以
文昌字之可也牛生其勗哉毋怠於是書以為贈

米少尹名字說

人之性有生而即敏者有學而後明者要之生而開
敏者為上習而成性者次之劔碎米君燕產世為西域
人性開敏樂於為善嘗憶其兄中丞丁多故際眾無異
議中外稱其善良予過劍浦米來求名因訓之曰
閩者生其善心顯其可踐迹也內不先開英何
為而發故字之曰英甫兼汝年方壯功名聳來若能
以乃兄為法篤其良心踐其善迹是不負天性幼成
訓夫閩之義也英甫其勉旃唐寅九月十二日書

於南劍廳事

孫韃即名字說

六藝以射為重三代所以觀德而貢士也故男子始
生懸弧矢於門俾射上下四方示有事於他日也元
孫韃將生之夕總戎晉人杜侯以竹籥五十遺余侯
甫去而韃生其開先慶璋名逐生來之兆為不偶然
者昭々矣今生十有八歲姿妍靜學習頗嚮方訓名
象德不即開先之祥而用之將何求故以竒名之而
以君貢字焉亦因饋命鯉之義迺告之曰雲夢之竹
天下之美材其采而貢之者將達之於王庭備夫射
宮大用以明擇士之道其為物豈不重哉然矢之為
矢必須辨陰陽相博勁矯揉以端其紆趨文彩以煥

其羽筭堅銳以利其鋒鏃而後可以洞遠而捷鵠不
然雖公他養由之技且將不吾取矣於戲竒王氏由
農而士嗣志讀書迨于汝蓋五世于茲吾老矣其所
以望于汝者端重持其中和易接于外不使一毫怠
墮之氣設于身而以之效用致遠而光大
先世之業小子竒其服之母歎至元壬辰秋九月十
二日少中大夫祖父秋澗老人訓示
叔父後

谿題示

訓汝諄々意竒文見乃翁洞堅威可大棲鵠體須中
既應開先兆當知矯揉功遠期遺近効羽夾看摩空

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夥然富而好禮

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
玉雖治產時逐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
取為人志明而氣銳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顧一事
不肯屑出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僧羸羨掉臂于
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產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
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菴顯軒二大老愛其
疏通知變皆款與其進遂資藉子仲先為時聞人故好
事之名高出行輩達官時貴踵接于門者無虛日家
則藏書有閣圃外思親有亭植佳花釀名酒客至則
擊鮮為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有
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壽
壽而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釋負有孫

善繼而克荷歲時燕喜朋簪四盃兒孫滿前奉觴拜
壽樂融也一門之中百順空集何其秉之厚樂之
全且見其禮義之生于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因
舉曾有慶謂子仲曰若乃父克享所有以齒以德板
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為何如曰謹唯
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異日瞻喬木禮高年使誥雲
絢彩爛焉盈門是將望于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本
于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于是乎筆以為贈歲壬
辰至元廿九年履端日書

劈正斧辯

斧斲蒼玉為之長徑九寸有幾鍼之又滿六寸頰下
畧齟齬之中堅厚二寸強龍首呀吻又啣于口作兩段

吞吞腦與刃通以柯貫之上以雙螭螭冒其端下以
玉束琯承其竅華潤緻密無微疵可摘神兵凜肅真
秘寶也且斧者黼也黑白二色相次故以水蒼玉象
之三代之制云兵刑喪祀用之飾怒以賜殺執之以
就列示威以放行而已今則天子正衙朝會命冕執
中立以劈正為義莫究所從來然法物變易多自孤
隋李唐因之有不能廢焉者歟又制度追琢以近代
工較之非隋唐莫之能作豈劈正之論權輿于二代
間耶嗚呼斷之為德至矣昔孝成以優游不斷漢鼎
遂傾憲宗知惟斷有成淮西克平是既繡于裳繪于
宸織于篋畫于幕今復植立以肅正朝右之人納君
于正去邪勿疑寓德威于物以將其果毅者俾無或

忽也垂戒之義深矣至元癸巳春三月廿六日因閱
實借御史商琥修撰魏必復觀于侍儀法物庫偶憶
近歲夢先師命予賦朱干玉戚詩今日乃與神物會
遇所謂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者也作劈正斧辯

王氏冬藏圖說

夫出處語默君子固由其中然造物者不無意于其
間也適事殷之時引之靜處使遠其咎人意若中有
所惜我可忽其所事哉曰事謂何靜而積學以俟夫
動而有為也傳不云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況苒々而來我悠々而過心放而不思其
求學雜而不至于穀坐靡光景日就衰謝則曰人不
我知時不我用其為惑也亦已甚矣今將收放豚以

入其筮屏吾雜以絕其害朝焉而經暮焉而史經則
所以端吾體于中史則所以驗吾用于外旦為夕之
所不能夕補旦之所不足要本先定力以固窮終精思
以求道貫夫六藝之旨而酬酢乎事變之來者如斯
而已矣至于無益之談不切之務昏怠之氣過分之
思合俗徇情徵逐挑達一日三秋之戒廢日廢身之
喻又見夫左箴右銘儆其敬之未莊心之所不力也
嗚呼昔孔宣父稱顏氏子其殆庶幾豈非三月不違
其仁乃優入聖域之要也欤予嘗求是心渾然無間
于一時之久者無他政自敬與義夾持動與靜交相
養故也若夫冬者歲之一時猶夜之所當息也又易
曰艮其趾時止也雖止不終已而須其所止者蓋

成于終而後有以成乎物之始此冬歲之所以作也
至元廿四年丁亥陽月朔日云

度曲說

敬齋李先生晚年以飲酒自娛既老雖不復而情猶
獨至每興來輒持空杯令門人擲生放散長歌以導歡
暢或不如指先生以己之所得教之遂戟其手而高
下之使視焉以諧其節奏雲起雪飛窮要眇而後已公
亦醺然也丁亥冬十月八日飲李氏新篋偶及分村
歌即信生士達仍為發此冲然殊有所適昔孔宣
父與人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焉又漢人例蓄教樂
唐之士夫皆有音學由是而觀歌之為菽亦未可輕
也先生以材德主盟斯文六十餘年予終得一拜履

其及過元氏先生墓草已宿何先賢風流蘊藉不容
多得也如是可勝嘆哉吾特書此異時會輿簡之鄙
君相值于光風霽月之前拊掌談笑中即之文采風
流不無髣髴於眉睫之間也士達其志之又從而為
之諄曰吾觀夏禮杞固不足徵兮吾道綫如賢獻日
已零兮斯文未喪其將孰為興兮噫

中說

聖人垂教千言萬論獨以中為天下之達道者天体
如是也且天地周圍三百六十五度而南北二極揆
上山崧高乃天之中也故定極焉然後天地位而萬
象則其法焉故過則為差不及則氣不能成歲折而
中半二九一十八則度之數又稱停不偏矣人出入

于兩間受其中以生是謂之理之者仁義禮智之謂
由是觀之聖人之為教所以因其材而篤焉舍是何
以為物何以為則故董子有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其
斯之謂歟于是述中說至元戊子端午日雨中書

命說

姬仲實者名思誠真定靈壽人幼業儒兼該陰陽氣
數之學今年四十有九以耕稼歸隱孤虛取名非本
志也至元二十五年自趙過衛將還裕之方城縣合河
鄉之新居為予作一日之留得略談三命之理知姬
之所得絕與衆人不同其法大抵取先天二氣五行
萃合一處以盛衰偏枯克陷扶助就其旺胎截長補
短互相乘除度其造化虛實得中與否然後斷其衰

旺成敗何如耳且謂予身自乙巳至甲辰兩運極安
靜得壽垂老若無疾恙予莞而謂曰所獲多矣尚何
冀云又云人不富貴者若有學問即與享用者同樂
又曰品秩入格局者極難因說賤庚即今大運見在
乙巳巳中閹戊人皆以破丁官者戊也然戊居巳苦無
力不妨姪曰不然只為戊字居巳無力故官氣不旺
何則日居丁卯火取月壬子為水丁之官子却為卯
相刑尅使壬子散漫卒不得用若戊土建旺即成涯
岸其水自可浮舟楫潤物類今年歲君雖是戊子戊
旅寓于子非土之正位亦不克助燥開歲已丑用神
戊辰皆土恐却得扶藉作內作外皆獲助益蓋上下
氣體皆順故也又以六壬占得一課其名見幾初傳

功曹次傳從魁末傳天網中間所有動靜不涉虛妄
其占云功曹者官府之吏長起發其事者也從魁氣
母之杓斟酌與奪是大人之主斷者天網即斗之標
係從而贊輔者也謂如杓有挹用柄自然來隨將來
所應多是武秩文用在今歲窮臘來春孟仲間其事
可驗門下自來占決無似此課皆順無逆有成不妄
也幸切記勿忘時歲八月十二日甲子未刻事也因
念遠凶近吉君子之恒心故數占而不厭惡直喜訣
世俗之常態多願聞而受愚至有求其所不可得避
其所不可免中無蔽志一聽于卜神亦不為之占矣
且不測者陰陽之神也孰為細人寡聞者可得臆而
度思彼妄意受愚者是特疏釋一時之隕獲耳苟非

理之所在義之所當行者其抒憤警俗虛高務悅之
說君子雖聞之而弗由也然所以見其彼之云者
試以吾之所在而當行者且念夫彼之殊異于眾人
之所謂者果孰得而孰失哉作命說

金從草說

余嘗侍坐于丞相史公昭文先生談歲序揔搭之
說不爾四時不續歲功不成開府以未之聞而喜甚
繼以鼓鑄事語予曰汝知夫金之從草乎工人搏沙
為範力甚疏弱以金燉烈之氣寫而就器彼樣度之
圓方文章之緻密顧雖絲髮之微其脉絡縱橫莫不
充滿爛然可觀有非人力所能然者何則方金之在
鎔也猶氣之氤於範圍間也彼燁々融々揚彩委質

既為之氣蓋有無不者所謂氣無不周者是也予
以晚進學淺尊卑勢殊有所聞不敢負其所從來後
乃知據易說莊解而云其敷言甚覲縷也以今思之
為予而發者多矣予平生疏直強項氣少不人下而
于世每竒而不耦先生以不屑誨之蓋先說欲學者
細繹其道貴夫造之深也後一說以變化氣質為先
欲澄治粗厲俾就夫氣之中且和也此豈唯予益實
于世教有補惠夫後學者深矣因追錄前言述從草
說馬氏子處禮世治家氣清而志學來求予訓辭特
書此以貽之

古文今文難易不同說

訓誥誓命等文體固不同要本聖賢以彞典明天理

本人情統群心而已然古今辭文有難易相反者先儒論難終未明了以予度之書之為策須史氏潤色隱括既出衆手性異好尚學有深淺才有高下筆有強弱而辭有澁易故也九峯疑其勝女口傳者偏記其難孔壁後得者返為平易反覆究說似遠而泥謂如尹之訓賢君也當深而易庚之誥民庶也當易而深又周書五誥焚牙譜曲叮嚀委曲有不易曉者此無他一繫夫當時人情勢有不得不然者更值夫史氏之尚奇者一向艱澁韜其幽光以成噩灑之體耳蔡氏復以紀實難工雅詞易好為辯是亦主其措詞為言然不礙此恐杜後來者詳說使學者躍如求于耳目聞見之外也

商魯頌次叙說

韓陳二生問魯繼周頌商次魯頌之後何居余曰三百篇皆周詩魯則列國蓋周之胤裔僖公又魯之賢君天下無王蕩之極而周禮盡在于魯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賢諸侯不與將疇歸恐亦書終以秦誓繼之義也若商頌次之魯上殷周之先代前後不叙意者孔子般後又當斯文之主那等樂歌皆成湯高宗盛烈其聲其靈赫濯如此為子孫者刪次之際偶得是篇于大師可忽而不錄仍附于後以終其弦誦之意恐或然歟

百獸率舞說

百獸率舞先儒皆無明文所以然者豈上世四靈在

郊樂與天地氣應故幽則神和于上明則物和于野
正緣史官形容四靈等瑞以見其氣和之至且如唐
明皇之舞馬止是一時教習即能驥首振鬣銜杯上
進應樂節不差况聖人教化極和感發動盪上下同
沆信及咸若有自然而然者予故曰獸之率馴蓋實
有之非溢美辭也不然則鳳凰來儀亦可為疑了

電說

陶晉卿說獲嘉縣今年五月初雨電為灾其大如杯拳
桑棗皆折無餘及多拔大木有提去百步者如此
凡一十八村其可畏也予曰天地間無別物只是陰
陽二氣交感而已雨露霜雪如常者天地和恒之氣
也唯其弗和致有此異蓋陰沴乘戾之氣從中脅而

成之其大小即隨所感輕重而然木拔與去此是伏
陰搏陽而奮木適與值遂突而出之耳氣盛物微吹
而去之氣散自墜于下予二十歲時行共山道中望
羊角風自西南來蓬勃方數百畝吹駕大柘於塵空
上者數十株正此同耳申豐云雨電山有冰不藏
無棄餘所致且一歲山谷間陰積不釋者若一歲之
庸能既乎又遺堅志說有人雨過山行觀大木忽拔至聞
其陰靈用力過而自絕倒者是皆齊東野人之語

士當教子說

予嘗疑士大夫多不教子求其情而不得乃臆為之
說曰儒家者沆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學者有牛毛麟
角之嘆其成難也如此豈謂是歛且以己况之攻苦

茹辛焦心勞思積數十寒暑之勤僅得猥列士行否者
將何所冀哉故往之多不以所難強其所不能寧從
彼好使易為立身耳然螺贏最虫之微者尚能負
螟蛉振羽而祝之曰類我類我况人乎彼或不賢為
父兄者固當擇其師課其力誘之掖之俾極其所進
之方果鞭而不前然後隨其所樂以畢父兄之責此
吾儕當然之理也然自非下愚不移天下無不易之
俗人無有不變之資只在夫發藥者如何耳為子弟
者至此日當愧耻無地心憤口悻勉立志節人十之
已百之人百之已千之若恐不及為心又使昏惰之
氣不設於其身可也
先君亦嘗有言四民士為重學有成高出一世如其無

成不衆人若委而棄之此何足以有為是則賢不
肖其間不能以寸孟軻氏之言責固不為過矣又父
兄不能久視長在一旦哀謝觀彼之子孫若是之高
我之門戶如此之卑家聲日替世業一空幾何不嘆
息而愧之于斯也近一素宦以家學授其子三俱有
所立尚以未登仕版至告人曰吾死目且不瞑矣父
母之心天下一也况其所業未就學幸得而不自強
才可進而乃自畫其為父母者安得其心不攸用者
哉作士須教子說

周景王大泉說

世之嗜古者多尚鼎鍾鼎鍾往々偽出古而真者莫
錢若也陶簿晉卿好古泉而得大泉五十者攷之譜

籍蓋周景王所更大錢大夫單旗諫之以為不可者是也其形徑一寸二分其重積十二銖今則半兩也以歲月計之自景王迄今幾二千年矣其文與周郭肉好精緻堅凝略不為之齧蝕信哉前代制作後人有不可企及者嗚呼陶子其寶之無斁安知無被葭杖策踵門而來丐者乎昨日歸卧春露堂既覺適筆研在机偶為書之覺體中不佳拂然從筆端出去矣至元二十四年秋七月丁酉戲題

賣兔說

伊川先生見賣兔云此亦可以畫卦或者曰何謂也余曰物盈天地間皆從氤氲一氣中來所謂萬物一太極也卦之畫一陰一陽而已兔亦具其二者之氣

耳見兔亦可以畫卦蓋謂有此理耳故又曰不特龜馬之顯著者為焉

二馬圖說

明昌初西夏國母病章廟遣尚醫往治愈之獻名馬四謝一曰進御以試良德即旋為上怒命太僕驅去窮日力斃之未夕往返馳五百餘里歸望天廐振鬣長鳴若無事然自是以一骨當御今觀此二馬毛骼駭異黃門飛鞚迅若游龍豈非當授轡之初耶嗚呼馬臣類也食三品藟豆直立內伏一鳴則黜之矣其或猥靡為心取媚于上以速見知皆非馬之德也然則馬之為馬如之何而可曰有受策服勞不有其力以報芻秣之恩庶幾或從王事無成有終之義也作

二馬圖說

稼齋說 崔文字文卿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冠於卷首余曰渠年少氣銳方馳聲膺仕以調議理務為事何以稼為豈起家隴畝揭焉而不忘其本耶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耶豈仕不為貧動以而思其靜耶曰崔氏世居荏平薄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靜僻殆谷耕林隱也往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鞅謝人事郊居者數月冲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蹟予開軒卧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畷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疑、彌望奄觀銍刈偃然觀崇墉之積賡豐年之歌動高廩之咏田里熙

熙物情交暢以己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榮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若當仕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涉大易知進不知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歟崔君其艾服官政進、而能先其所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己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李郎中二子名說

即中李侯正卿有子二人俱教之讀書從劣孫問學

其勉勵資藉之者甚力其長資頗篤厚次則似涉輕
俊然奉若父命周旋唯謹一日請訓名字於予乃告
之曰古人立名命字取義多端俱不若酌其才性優
劣就為教誡而抑揚之最為親切夫篤厚者必藻之
以才華所以彬其文質也故其長用質命名而字之
華甫輕俊者須濟之誠實所以備其材德也故次者
名之以俊而誠甫字為嗚呼二子今而後當克制其
偏勝涵養其不足以造夫中庸之域他日立身行己
不致有過不及之差庶克荷汝父平昔提誨之責尚
佩服之母教

祁氏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

賢者使教子讀書意在死宗起家介司計楊敬夫求
名字其四子予謂為善好學積累能久則協氣感發
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渟滙瀟一旦洩溢騰而為雨
露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祁氏子誠能勉力
進修則於立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
命意焉澤字潤甫 淵字濟甫 源字湜甫 濤字
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毋忽

王從事季明子說

今 兵馬指揮即前世執金吾職也其從事王
季明父 之余之故人也以通家好出拜其子詢夫
小字 涉 而即其命意以連僧易之因求訓誨乃
告 祖少從西菴楊叅政學

蒙丞相忠武公辟充
新中縣尹莅官行已

樽姐士大夫間風流蘊藉以通才稱惜乎
汝父夙蒙中丞王西溪提誨持身從政不
命不偶優游常調然在相衛故家間屈指
竟失可數若家世之隆替係子孫之賢否欲其才賢讀書
修業而已在我者既盡達則身立名揚光昭世緒窮
則為善人吉士此理之必然小子其服之母數
石抹氏子名字說

大德庚子冬秋澗翁步入文殊東院僧量示予木
鏤瑞像一龕何精妙也詢其孰作曰汝南監郡石抹
君也為人端整白哲辭語灑灑有章天性機巧
不待師授而能今年三十有三始筮仕入京師既而

介僧印來謁言辭容止與向聞脗合
資何出之晚耶荅曰叔父國用從
四年母老待疾持服年茲皆家
觀光上國而名字未立何以稱呼
先生顧卹為之訓誨且勉夫志之
命名用世亨字之夫雕鏤刻畫特潤身
忘其遠者大者傳曰貞固足以幹事
亨誠能貞正以固其德幹敏以運其德
昭先世之業乃所以望於吾子也其聽之母忽
亨衢光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嘉慶甲戌十二月廿七日黃昏大雪如鴉呵凍校立春後一日也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故真定五路萬戶府叅議兼領衛州事王公

行狀 曾祖諱某

祖諱某

父諱某

滄州某里王某六十三狀

昔王延州有云君子有惠政而無異政史臣傳循吏而無能吏故班孟堅序龔黃鄭召諸人曰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廩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德既肆乎循政復極乎惠求之今人其惟王衛州乎公諱昌齡字顯之姓王氏滄州人世雄于財以孝義著稱鄉里公少

穎悟不凡業儒學斬然見頭角故大父臨終嘆曰王氏之宗善積有素嗣續弗絕必矣然起吾門者在此子也貞祐初滄景被兵破公以孤童子能依強濟難間行歸汴抱負奇節時人未之知也正大末京城戒嚴北面元帥府以材幹辟公授帥府經歷官積勞遷明威將軍陳州防禦判官適今中書大丞相政總兵民撫鎮河朔開幕府舉良能恢弘父兄之業用薦者起公叅議幕府事公遂悉心畢力知無不為故得感同風雲合若符契方國朝有事東南城攻野戰餘二十年公籌畫戎幄應變機權無戰無之以至冒矢石輸忠力作士氣雖一時輔佐有不克負荷者初王師次安陸負險之民盤結山谷間備禦完固艱於力取

公慨然以降集請行時人危之既抵壁宣示恩信喻以禍福竟投降而全活之歲丙申冬天兵次光州時餉道不繼主帥命公率十餘人乘棧入焦湖督運中沅遇賊甚劇衆怖亂棧傾身沒於水者半公獨神色益壯持兵殊死戰賊潰護所運以歸軍士賴之大振遂取光州凱還丞相嘉公伐謀制勝之略遂留公居守公遂撫新附安反側市肆不易按堵如故幾於一載及策勳盟府主帥累公之績以聞朝廷褒寵之而後奉命北覲通名於天朝者數矣每以生民休戚軍國利病為已任而風雪洄寒往返之勞略不之卹也於今良法善政守而不失者多公所請云辛亥秋七月

先皇帝即位正封邑錫勳舊復以汲胙共獲新中山陽六縣之地封中書大丞相若古采地然昭其功也時朝廷以汴洛荆徐界丞相經畧之以衛之人為憂且曰衛當四達之衝民疲事劇非得二千石之惟良者無以剷夷積弊涵養瘡痍也既難其人特命公領其事公下車以來敬以奉上恭以執事巨細不遺知所後先哀民之困於繭絲也均徭平賦以畜其力痛政之極於汚染也治官汰吏以清其源并容細民不擾市肆懋遷有無以通舟車榷堤防以捍水災課農桑以抑游手尊王人則修飾館舍免病涉則平治橋梁勵薄俗扶善良禮賢俊瞻貧乏衍郭郭廣居屢通商惠工興滯補弊民不見吏而無吠警之虞士格所取咸

有聞知之懼蓋公之治化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已衛自亂餘以來民耕植居郡東者多而泉水自鄘城而下崖岍平流駛如掌上稍東復與淇水合秋潦時至涇流之大南際漢金堤田廬為之一空公為堤黑蕩陂以禦之遂絕橫潰之患清水出山陽白鹿嵬公乃度原隍創溝澮溉田余數百頃其興起狀利如此朝歌介比鄘之間地迫山麓灌莽極目盜闖出沒越人於貨行者苦之公乃建議於漕臺周侯德甫州而縣之驛亭平壤南接頓丘於是淵數之患息駟騎之力紓焉而德之波及隣土者又如此既而丞相材公之為酬公之功以其子復克同知衛州節度使事遂有撫息軍民均平差役勸課農桑裁決詞訟治効

極多之諭誠以八年之間熙然而春郁乎其文樂國
多士之風還舊觀矣已亥春例上計行臺恒怯苛猛
公不忍甫息之民橫被侵暴遂乃道巴峽抵忠渝哀
鳴相府中有以彌綸之也雖獲所請竟以憂勞致疾
東歸以是年冬十月廿日卒於魏縣之斜坡里春秋
六十有三越十一月葬於汲縣王尚村之西原送喪者
餘萬人攀號祖奠凝慕不已其貴官名士若濶左
丞姚司農張左轄參卿王仲禮宣撫張子敬耆德孫
元輔段季昌咸遠道致祭衛人思之如戴父母明年
相與起祠宇立遺像植豐碑壽遺愛歲時香火之
奉其嚴如生公資明良安雅德量無涯淡風鑒表
口不出減否飾吏以儒外彪中弼慈祥愷悌喜愠不

形于色務明大體恂幅無譁持論深長操守匪石其
待人御物純以至誠感發人心諄訓導若嚴師慈
父有銘骨不能忘者初京城被圍友人某以罪逮捕
抵公為舍匿之竟以獲免待制徒單雲甫肥遯鄰邑
聞公之典衛也幡然來歸為治堂翼極賓禮選子弟
之開敏者從而師之自是郡之文風尤為熾興又曹
町齋通甫由趙來依疽發背自病至終公暨極殯送
曲盡友義北渡後元遺山號稱一代士林之宗愛慕
高義乃有今而後寒士知所歸之嘆每自公退食盤
饌稍盛必撤去之曰無暴殄天物及宴樂賓客供具
豐腴盡於慙厚曰儉於人則不可也餘暇則閱書史接
文字晚年猶喜作詩歌詠風流不知老之將至雄

章傑句間見層出兼善尺牘行書嘗謂下客王惲曰
吾少業儒以時艱罔卒所志然曾中緒餘之氣勃
然日新矣其好學又如此愛其子擇師而教之因訓
之曰我不願若富貴能儒素起家弊廬饘粥生養死
塋足矣故于諸生獎藉作為尤至所交皆天下豪
傑其推賢讓能而升諸公者如中山楊西菴盧龍盧
叔賢河南鄭子周陽夏董端卿皆一時材大夫也公
之沒丞相墓祭而哭之曰昔公勤勞我家三十餘年
事無巨細咸仰決焉豈其天奪之速而至于斯俾予
荒然在疚至有失明折肱之喻哀號之聲感動左右
其為賢主人所惜如此不可謂不遇也不可謂不
達也故論者評公之惠愛類鄭子產忠貞類漢王常

智周事悉類蘇令綽襟融望雅類謝安石其忠于所
事類劉穆之其樂于為善之心又如飢渴之于飲食
也苟推而行之天下其功烈豈止是哉夫人姓陳氏
齊樂安人生子男一人諱復少負鑒裁富於問學通
達政體用丞相廷薦宣授衛輝路同總管事其
綸章諭之曰故叅議王顯之才行相輔政恕中行俾
治衛輝民安事辦今子復良有父風以繼述之事考
之誠無媿負矣孫二人曰雪山曰鐵山女孫一人曰
幼安嗚呼公生平事業智名勇功囊括無迹恐蕪類
之辨不足發越盛德之萬一敢以區區聞見播在輿
訟之實者勉為具述託立言君子而圖其不朽焉中
統三年秋九月廿有九日門下王某謹狀

太一二代度師贈嗣教重明真人蕭公之行

狀

師諱道熙字光遠本姓韓氏其先汴州人五代祖銀青榮祿大夫璿自唐季來隸於衛魯祖奕山舉茂材祖渤進士第父矩隱德不仕度師其仲子也師為人英偉眉目踈秀豐下美鬚髯三歲識字六歲能書棲心教法儼然注蕭門二葉之望金正隆間始祖一悟真人以神道設教上動人主所在翕然從風韓氏舉族清修師母閻尤極信心深入法海既孕若病父請禱於真人真人曰汝韓氏素植善根當產異人且昭陽報然將來必佐吾法門可服吾丹書以安胎息久之母感異夢既寤師生果稟竒相克問之氣肅如也

終免懷留養道宮受度為道士復先訓也再命而受清虛大德之號大定六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於萬壽文室師練經哀感如喪考妣於是相宅兆具葬儀及殯整有法網而不紊觀者咸嗟異之時師甫滿十祀耳既寔師乃陳寶籙法物具香火陞堂以二代嗣事諭衆有門弟子茅道省劉道固等思有以大厭衆心稽首求頌且問師它生云何賢聖師即走筆批曰明月清風大德頗訝愚人未識切詢吾為誰只是從來太一衆遂驚服歸心焉九年朝廷歆其行異勅立萬壽額碑於本觀是后聲教大振門徒增盛東漸于海矣初真人謂靈章寶籙率天神持護遺命起臺中央上為壇屋鐵作戶牖庶幾神靈游居有以

安安之師乃擴充真訓尊光圖錄締構層閣制極壯麗揭以靈章寶蘊之名歲時醮祭為衆生進階之地復建朝元觀為祖師墳原道場仍植豐碑表襟景行不數寒暑內外修治輪奐中度師直以德教感化曾聲色不動門人子來如趨父事十一年時師始十有四臘門人鉅鹿李悟真者造請何為仙道師曰做仙佛不難只依一弱字便是經曰弱者道之用也悟真既授旨辭還師曰可速往汝當遷矣明年李不疾而逝殯七日形色如生及壙舉棺蔑如開視之從中一白鶴飛去餘衣衾而已衆始悟師旨當遷者即仙也其慧悟如此一日師曳杖林逍遙謂左右曰吾旦夕演化四方可趣治行裝已而世宗詔來海內名德宗主

天長觀事師遂幡然應詔不閱月戶外之屨滿矣師密削疏聚精以備儲乏既而秋旱京師物涌貴提點陳公者請行化畿內師曰君休矣吾已辦之或者疑焉不數日陸輦川舟空集于門下衆服其幾沉物先德博而化時大定十四年也明年春辭還鄉里后四年復住趙之太清觀適境內大旱禱雨于師曰今蘊氣隆蟲願垂慈請命上帝師曰若等宜先竭誠徧走群祠不應當以吾法行之越三日不雨師乃書飛雷掬旱符一道張淨几上復呪法水數石令州將已下人酌水沃符畢雨即來矣行未竟雷電而且尺歲賴以熟迄今趙人能道其事廿二年興陵夢師冠履上謁寤思之遂徵至內殿問以相生之道對曰噓噏精氣

以清虛自守此野人之事今朝廷清明
陛下當允執中道恭己無為而已聖躬為之興慨及
還寵錫甚渥廿六年秋師忽思棲真巖壑因密謂蕭
道宗曰吾門衆萬數試經其戒者完顏志寧王志冲
而已然志冲特純精廉潔可屬後事遂設大醮告禰
廟昇之傳代秘錄曰君太一第三祖也及銘所付法
具云有德輔德天孰可欺慎之敬之永保教基居無
何棄几席謝去或問安所之曰吾將遍禮名山與心
君作天遊耳遂去後不知其所終師風儀滿爽德宇
冲粹博學善文辭動輒數百言樂與四方賢士大夫
游談玄論道造極精妙書畫矯矯有晉魏間風格嘗
自題畫像云來自無中來去復空中去來去摠一般

要識其間路其明達又如此生平好振施養老卹孤
近百人人以鏹伍十月給為率死乃已貧者喪不能
舉衣被棺槨為俱具之至于持行法錄捕逐鬼物風
聲肅肅除治戶庭間殆古之能吏然精一之誠貫達
幽顯降度之功洋溢一世矣師之玄孫某以貞常温
裕為五代人天之師服膺先訓追遠盛德心藏不忘
越乙卯春具大招之禮葬衣冠于祖塋之側今
皇帝登極之三祀光崇玄化貞常師以祖德範圍請
謚于朝追贈嗣教重明真人噫道家者流其術固以
多矣而太一之法輔行世教有不可勝言者其鴻靈
幽秘變化叵測通徹神明之功幾於上下天地把握
陰陽者矣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傳而至推廣悉

備若真人者可謂弘衍博大繼志述事之善者也翰
林修撰兼國史編修官王惲狀

故金吾衛上將軍景州節度使賈公行狀

曾祖鑑

祖璋

父政

公諱德字克仁姓賈氏景州蓀縣從教鄉劉鄉里人
其系緒見學官王鼎所撰衍慶碑賈氏前宋時出行
管都團練使用威府君之後曾祖鑑志操高潔恥襲
廕不仕家素饒財以周急賑乏為事祖璋性勤儉專
事農務故貲益雄鄉里父政事親孝處昆弟間無間
言宗族以純至稱生二子長曰贊早卒次即公資秀
穎在垂髫時舉止如成人禮既冠慷慨有遠志樂施

予不屑拘小節嘗與鄉人處事談辯雄偉無出其
右衆屬目異焉曰興賈門者必此子也自是事有疑
率質成于公貞祐初燕不能都德陵南幸汴群盜蜂
起河朔在冀部滋甚瀕洶囂混兇焰所灼里陌為蕭
條公慨嘆壠首曰大丈夫生世不能除暴難亂建勲
名于時擬取富貴戴履兩間寧無愧怍群俠少壯其
言恃其勇往依附為用州將材公為且知衆素所
推服自白衣署公為故城縣丞專徼巡事于是設方
畧窮根株破機牙擒捕招諭不數月寇難盪平尋
國兵入中夏太師國王營屯彌亘原野聲勢火烈震
掀河岳元州將某舉城降無幾宋將李益都全乘隙
西略甲戌歲州遂為全所取盡質官屬妻子以東太

師聞變赫怒擁盛兵為屠城之舉公白于州將曰反復際明以力不支故至此况天道人事嚮背皦然詎能以智計免哉不早為所禍將噬臍願躬詣軍門請命遂間行至深州帳下太師察公忠誠慰謝殊渥許其請闔城賴以全活太師承制拜公定遠大將軍賜金符提控本州兵馬事丙戌歲太師帶孫郡王南畧晉衛明年復東狗魏齊皆從以行其破上黨馬武大名濟南及信安水柵與三齊勁兵闕穆陵歷山下俱獲大功英威騰奕冠諸將列益為太師郡王所知遷鎮國上將軍節度副使兼右副元帥仍改佩金虎符時江陵齊東寧晉與益都界犬牙相入賊李蠻奴竄主簿者引海寇不時侵軼為

百姓患公連戰破之東鄙遂安陞授金吾衛上將軍景州節度使歲丙申以循縣東光阜城吳橋故城隸焉歲丙申六太子復命以分地所入江陵齊東寧晉八城俾公總治其事公為人恬退每物盛為戒丁未歲年五十有三即致政閑居日課家僮輩躬樹蔬事澤車款段優游田野間人不知為故侯宿將也至元十一年甲戌秋七月廿八日以疾終于劉鄉里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有三公臨政剛明有斷僚友間容辭謙讓急于持吏惠以養民卒之畏而愛威而不猛循々然有古良吏風初州將以甫離搶攘人心轉側頗任刑立威所犯有事重而情輕者有情連而力嚇者公為折理營救多所昭雪以從輕議又同列馬

候子趙君妻男幼女彈壓宋其氏者被虜胥靡營幙
間公傾橐資購而良之其輕財重義類多此生平喪
祭為尤重嘗謂宗屬曰兵荒來上數世殞沒土德又
早失怙恃其於大葬之禮非竭力盡心罔極之恩何
所圖報遂大治塋域表叙昭穆封植林丘而安而措
禮莫不備復樹豐碑紀世德以見夫祖宗陰積所致
之厚一郡有光焉性喜修潔裘馬鮮整自少若素官
然稍涉書傳善左右騎射失不虛發時輩無與之比
公秩時往讌從教別墅二甍起田間飛鞞回射獲
焉其精力老不少衰蓋如此夫人高氏蘇氏魏氏劉
氏魏氏以賢配稱夫人梁氏施氏張氏馮氏王氏李
氏亦俱有淑行如夫人者三人楊氏趙氏張氏子男

一十八人曰茂宣受金虎符昭勇大將軍左翼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行淮東左副都元帥府事謨勇忠謹以
良將稱善射蓋家法云曰著前宣差景州管民長官
曰莘未仕曰芳樺車弩千戶曰蔚未仕曰英宣差滄
州節度同知性方直有從政才曰仲溫前景州課稅
所長官廉能有幹局曰毅前河間路諸軍奧魯總管曰
萍前征行千戶曰僖曰蕙未仕曰玉前征行千戶曰
芝未仕曰蒿前景州勸農提領曰彬曰仲信曰
進曰璧俱未仕女一人嫡夫人高氏所出適侍衛親
軍千戶張琬男孫四十九人茂之子乃滿宣受金牌
侍衛親軍千戶重孫一十人兄贊子一人曰榮前景
州奧魯千戶榮之子三人重孫二人嗚呼盛哉十四

年丁丑春元帥嗣侯茂暨弟仲温介叅謀趙君禹卿
提點李練師子玄來謁予曰先都帥祔墓木已拱
比年國朝方平一江左不肖忝居戎右用是其表見神道
者未即樹立以慰下泉霜露之愴不遑寧處今將託
立言君子圖其不朽焉敢再拜以事狀為囑遂勉為
次第之

故蘇州管匠提領史府君行狀

府君諱忠字良臣姓史氏蘇州博野縣孟家里人曾
大父暨祖世在野俱以伯仲稱父諱成繼業耕稼
善因地利自高祖己降昆弟宣多至府君凡五世同
居諳然以孝義風一鄉君兒時日序錢鏐為戲及長

資純厚與人交不妄言謹身節用致桑土滋植然慷
慨有顧慮料事多合情得宜里人推其識直凡所疑
滯必資焉而後行貞祐初國兵入中夏蘇被圍太守鐵哥嬰城自固民慄之崩
角莫知所屬欲鳥獸散公約衆合謀曰金駕而南委
河朔去州又自顧不暇事勢至此吾輩將安所託正
有畏天順時得全性命為計之上不然何為束手俟
死衆以君素有畫可仰聽焉遂率孟莊鐵千兩河夏
村等老稚百餘人持牛酒詣太師國王行帳投附
王矜其情許焉命公前慰諭者良久且給符約遣各
歸田里尋州破鄰鄉多披屠掠唯孟莊兩河等里得
按堵如故兵後歲饑疫公惻然與感曰家幸贏餘胡

可坐視鄉人轉死溝壑，即出蓋藏粟五百餘石計口而惠之，賴安活者甚衆。其散而復業者，徃之力殫，具乏公為假牛畜耒耜，鳴種有因，疾田蕪不克治者，公過倡結義社，相拯助。于是秋穫皆有得，家具酒食，勞公以謝其德。公曰：「患難相恤，人之常道矣。」謝為弟比。年來仰荷天休，稍即溫飫，不以禮道維持，羣居雜處，未免侵犯爭鬪之事。衆對惟君見訓，俾終厥惠。君雖不經見聞，過于弟必申以孝悌，父兄則勉以恩愛，聞順而善事者，必需之飲食，以蓄其良心。彼游墮自安，狎于不順者，即畏以官府使之懲戒。於是田里安集，不知出喪亂之餘，而有讓畔敬饁之漸。每冬夏設粥，瀦于路以濟行人，其周急濟物類如此。聲稱傳播，時

人有義門史氏之目，州總匠王公興秀賢其為，曰：「吾嘗聞居家理，可移治於官，遂薦於行省劉公署工匠提領。府君感其見知，盡心所事，于是配能否均程課，革舊弊，皆有條次不紊。及考工器，率堅良精緻，且合時度，不為巧虛積料餘，徵幹局稱。又未嘗竊徒工治己私，以自腹。總匠每稱能以勵其餘。某年月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五。葬孟莊北原先塋之次。識者謂公德純行美，効官及物者甚廣。其儲祥萃慶不在其身，而子孫將有勃然興者。娶同里某氏，柔順勤儉，克配公德。生二子，長曰伯祥，次曰伯福。幼承訓導，俱孝而友。或以襲父職為言，伯祥曰：「吾家世服井畝，以孝悌相傳，逮吾先人輕財重義，表率一鄉，雖遭罹世故。」

所立挺然大先業為有光今予昆弟二人無所肖
似繼守田廬負薪之責惟固克是惕第知勤敷藍修
疆畎寒耕熟耨濬源培本使先世之澤淳蓄汪濊霑
溉後人俟其可以起史氏者迺所職耳聞者歎其志
遠而有所見也及子弼長性謙謹寡言笑顏赫然軀
幹魁偉孔武有力年十六七時耕牧田間午憩桑蔭
下父往饁遙晚有玄虺穴其口父大駭趣呼之寤問
焉曰無所覺自是手力愈若神助遂精習槌槩又善
左右騎射起然負干城之氣提匡王公子前潼關
使彥弼異而妻焉舉於左丞相耶律公一見竒之得
給事省府適考工上新製鐙努力踰十鈞近臣有言
弼才勇善挽此者即召見試有驗命列名扈從仍賜

白金御驃以壯其勇不一二歲譯語國字皆通習之
嘗奉

旨數軍實于邊營岳祠于維精簡而敝去壯麗而費
省由是廉幹之稱聞于朝
上知其可用至元己巳命佐帥臣劉整南伐轉戰江
漢間若鑿峨眉撤松陽拔樊城下襄陽飛渡大江併
圍維揚率肉薄先登及論功每在諸將右寶鞍錦服
寵賚殊渥始自漢兵總管授金虎符懷遠大將軍行
軍萬戶加定遠安遠昭勇大將軍淮東大都督改
揚州達魯花赤今由鎮國上將軍進中奉大夫叅知
政事待黃州路宣慰使既拜命乃謀于婦翁奉直曰
弼自惟起身隴畝遭際風雲被沐恩遇以汗馬微勞

不十五年間致位將相其於史氏其榮極矣茲蓋祖宗勤苦純儉累積攸厚一旦發越於藐焉之躬者如是不顯可不知其所自哉欲報之德有懇求懿筆著信于後者論述陰積表樹丘壠而傳不朽庶幾顯揚之道奉直曰宜矣遂託樞相贊皇趙公及閔使王君以事狀求屬因勉為次第之中奉大夫之父今年六十母夫人某氏若干壽皆享有全福叔之子曰輔管軍千戶次曰翊未仕中奉之子曰彝奴女一人曰燕奇至元戊寅三月晦日謹狀

師姓李氏諱居壽字伯仁道號淳然子衛之汲縣西晉里人生有淑質沉默寡言咲自如喜道家之學年

太一五祖演化貞常真人行狀

十三拜太一四代祖中和仁靖真人為師旦夕給侍左右進退應對容度詳謹中和知其可教甚善待之戊戌歲受戒為道士命典符籙科式等事籙文部帙靈章寶篆仙階顯職稱號廣博師裝繕嚴整銓次詳明大稱所委壬子歲聖主居潛邸駐蹕嶺上以安車召中和真人于衛既至燕見之次薦師才識明敏志行淳和請傳嗣為五代祖仍從誓約易姓為蕭即蒙允可賜號貞常大師仍授紫衣其年冬中和謝世中和人品道價高眎一世師嗣孳玄綱以簡重堅潔持守成規洞屬若恐失墜及其張皇道紀酬酢事宜其應如響由是徒眾厭服聽約束惟謹前人之光曾不少佚時衛大早守

官致禱于師即書太一靈符浸巨盜中騰咒未畢
 雲葉膚合澍雨霑足致德譽日廣上聞于朝己未春
 上南巡駐驛淇右重師之請幸所居萬壽宮帳真仙
 之倏去喜付界之得人周歷殿廡詢慰者久之師敷
 對誠款允協
 睿意眷顧光寵於焉伊始明年庚申中統建元春正
 月命師即本宮設黃籙靜醮冥薦江淮戰歿一切非
 命者迎奏際陰風淒凜若有趨赴恸泣之狀秋九月
 詔赴闕下
 上親諭修祈後金籙醮筵翌日特
 賜號太一演化貞常真人二年冬
 上命崇斗于厚載門親詣祝香仍賚錦紋綾帔四年

秋遣近侍護師頒香岳瀆等祠仍賑濟貧乏至元三
 年以京師劉氏宅
 賜師為齋潔待問之所六年春
 皇嗣請師禱祀上真用介繁祉受釐之餘遂賚師金
 冠錦服玉珮甜烏八年螟蝗為災
 命師即岱宗汾睢設驅屏法供秋乃大熟十年正月
 就
 上都大安閣演金籙科儀時春寒
 賜黑狐裘貂帽各一冬十月奉安真武神位於昭應
 新宮禮畢
 中宮衣以異製綾道服
 大內青宮肇造之初皆

詔師按太一符法禳鎮方所十一年特
旨於奉先坊創太一廣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
劉秉忠禋六丁神將歲給道衆粟帛有差十五年奉
旨祭七元星君於西府鐘室啓告之初期以風動所
樹幡標為神君格思之驗既而
諸皇親臨炷香冷颼颼至幡影颼颼從官劔佩鏗鏘
肅然為起敬明日具陳其事
上甚喜越明年以事辭結道壇
命易七元斗位
聖上儲皇以師積年致禱精誠多獲靈應前後
賜與如玉尊像寶粧劍安車龍杖金銀器皿等物不
可殫紀師爰自傳嗣以來奏謚始祖曰太一一悟傳

教真人二代祖曰太一嗣教重明真人三代祖曰太
一體道虛寂真人四代祖曰太一中和仁靖真人焚
黃昭告典禮華綉存歿有榮焉至元三年以重修祖
觀殿宇告成以聞蒙
勅辭臣製碑鋪敦教基具紀本末復奏受保舉師張
善淵真靖大師教門提點監度師高昌齡保真崇德
大師高弟李全祐觀妙大師范全定希真大師及欽
承
璽書護持玄門其弘闡宗教殊為光顯師以至元十
七年七月廿六日羽化於西堂方丈享年六十有一
治命今觀妙大師李全祐嗣主法席訃聞
上嗟悼久之

儲皇賻楮幣三十定仍諭中書省給威儀祖送其年
十月遣使護喪歸葬衛州汲縣四門村祖塋之次師
丰儀秀偉清修有操行謙虛篤實不事表襮混然與
物無忤而曾中風鑿殊鵠也與人交誠款有蘊藉
所談率以忠信孝慈為行身之本未嘗露香火餘習
生平問學不斯須離如饑渴之于飲食其易傳皇極
三式等書皆通究其理晚節德量弘衍博大不可涯
涘宜其為

聖皇挹真風屬秘祀留宿

宮禁叅預庭議師素以憂深思遠理或未暢形於顏
色故因方便而霈
德澤之龐即詢訪而禪時政之闕橫覆道蔭成敷錫

之美者多矣惟其玄默不出巨得而詳論者謂師雖
方外士其至誠

上感蓋有君臣慶會之契古人稱上士學道輔

世主以洽好生之德師其有焉既窆之二年嗣教真
人將以師言行請於

朝植碑神門榆揚追報以慰華表歸來之想以不肖
憚與師義同里閭交且款知師為頗詳以事狀見託
謹按綱首楊等所具行實勉為件右庶幾太史秉
筆者得以采擇焉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中議
大夫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王惲謹狀

秋澗先生集卷第四十七

嘉慶甲戌十二月廿七日夜漏下... 刻晚間居士手校

嘉慶甲戌十二月廿七日夜漏下... 刻晚間居士手校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八

傳

大元故宣武將軍千戶張君家傳

君姓張氏諱思忠字正言盧龍永清人也曾祖徵大父德輔世業農金百年来支屬蕃息居不異壤至今以義門稱燕朔間父諱全資沉粹少以易業起家為志大元甲子天兵南略以良家子從軍隸都元帥史公戲下以武幹見稱凡意料且與公契及公鎮守真定得專擢拜以功監領左軍充唐山邑宰既而開府忠武公紹襲閫職首以鎮撫授君歲壬辰以千夫長從公略地河南歸德禦堅猝不易拔君鼓勇先士卒登且以戎鎧鮮異為大帥速不解所識及賞犒以功

卷四十八

讓所善高信由是信拔出行伍致身顯達遂轉戰密
之西山民避兵匿洞窟中往綴火燠逼君言諸主
帥禁焉賴全活者甚衆其後從戍陽夏開邊屯受成
整暇兵有餘力而民懷風爰繼移鎮入鄧凡百草創
都督史侯皆擬易治一新君依前以鎮撫供職於是
招流散復田廬治渠堰整屯戍謹斥候咸領辦有方
不大聲以色人至以佛張鎮撫目之其慈祥為可知
丙辰春壽六十有一以疾終鄧之官舍葬真定縣臨
濟里域夫人趙氏後公十九年歿生子六人宣武君
即其長也宣武幼不好弄嘗聚嬉里門能威重自居
指顧群兒不異官府識者已稱其不凡及知學穎悟
不群既長有謀略善騎射大都督一見與語奇之命

日侍鈴下庸王汝之幾冠嗣父職適有事江淮風雲
交會之際宣武年少英發夙夜聽恭不遑寢餼氣益
厲志益明事益辦時軍府有疑獄久不能決命審鞠
之畧不加威而窮姦直柱兩造情露闔府與其明察
至于繕城壁建樓櫓使號令精彩一軍增雄雖謀出
于上其所以廣益于下者多君之力焉丞相忠武公
奏降銀符真授都督府鎮撫至元五年
朝廷命帥會諸道兵攻取襄樊為上流破竹之舉宣
武備列戎行首建成白議曰消澮于漢宜亟據要害
築堡戍使遏宋人沂流以資寇盜不然彼或先之豈
惟奪志吾無如之何矣從之分兵壁其會宋人為氣
褻時餉道不繼行省以君有畫能幹即擬充唐州新

野等處提舉糧漕使消行崗阜間淺深不常艱于綱
運君遂捷數堰平水勢隨造江軸車數千兩兼速陸
運復設防盛絕去涂梗舟車通便軍餉為不乏矣樊
城小而堅為襄之扞蔽省議取之翦其臂翼君率先
豨虎既登中流矢戰不輟丞相伯顏公壯其勇止之
以勞宣授行省都鎮撫其職掌大率上承大帥方畧
指授諸將諸軍有所閔白必因以上達與夫訓練調
遣巡羅等事皆所領治當時諸軍大小四十餘壁每
翼鎮撫一員號之曰接手日聽將令于都鎮撫武弁
佩刀弭爾于雲麾之下蓋肅如也其倚重漢比軍司
馬唐都虞之任君感其知遇誓以捐軀報國至元十
年春二月襄州破第功上聞至蒙弓矢鏐鞍繡衣之

賜明年秋九月詔丞相伯顏等水陸並進鄂渚渡江
師次郢宋人以艨艟閉艦橫鎖漢面扼之不克前責
君辦之君按視對江堡北有枯河可三里許連接一
湖之滙與漢通君喜曰吾事濟矣遂拖舟由港中盡
達于湖舳艫蔽江順流而東無復橫草之虞矣大為
丞相嘉賞時主帥從偏裨百餘騎行視郢嶮天大霧
不覺抵僻下彼潛出兵圍之者數匝眾相顧失色君奮
槩突擊殺數十人為解去因建言于相府曰郢據漢
為池東南又有沙陽等城傍為犄角宜乘銳先破之
則郢乃孤矣韙其策即命君督精甲潛往不移蔭撤
沙揚石掇新城降沔陽而去隨與諸軍併力破夏賁
兵于陽灘堡以清江道我師飛渡駐武昌軍矣時

朝廷策諸將始加散秩以功最授宣武將軍師既東前阻鄱湖風浪君力督水師浮梁而濟其敏捷赴功類如此宋相賈 罄國力結陣丁家洲塞江路俟與我師鏖決丞相公命君督諸軍前陣君鷹揚致師出入行間指授方畧意甚暇也一再合而宋人敗績遂入建康丞相阿朮即分兵趨瓜步回擣維揚擇勇而有謀者偕往君首膺其選丞相公惜不遣令將策勝一軍權充萬夫長聞于朝其為二相倚重者若尔命未下竟以勤勞致疾以是年夏五月歿金陵之軍幕得年三十有九丞相公聞之驚悼以馬箠擊地有云亡孰繼之嘆遣屬將祈祐護其轎歸張君為人美鬚鬣氣量宏事親孝撫諸弟以愛與人交有終始不

一言忘盡心所事國爾忘家若飢渴之于飲食其趨事建功臨機制變志慮出人意料拊循士卒與同甘苦皆樂為之用故其燕趙勁氣所向披靡樹駿功為尤多初渡江凡軍中俘士人為獻者君與求親屬悉資遣之其或願留依庇者事甫定一皆縱還鄉里夫人房氏唐相國梁公裔內助有法配君德良稱先君沒生子男四人長曰用道嗣君職次用和用康用章女四人適名族繼室史氏太尉忠武公之次女生女寧哥孫男四人女孫三人贊曰張氏三世在野純積既久固所發攸厚若父鎮撫君起壠畝奮棘矜致身偏裨亦云顯矣其施若猶未也逮君遭乘機運奮發志勇以投風雲之會惜乎功名垂就不享其報使英

資茂績有鬱而未盡者。今嗣侯以破靜江討江西逋寇等功進武德將軍行軍總管風姿文雅延譽士大夫間殊籍籍然蓋將行夫遺澤而大其世業者耶。用道與內弟游交甚款以家傳見屬遂直書其事至于筆削其間以俟夫學春秋者焉。

盧龍趙氏家傳

孟倅穆尋墜緒纘先猷持懇太史王惲通述一傳庶幾溯川流而遠紹淵源溉根本而敷榮枝葉以哀謝辭者載請彌堅謹按趙之得姓肇自周滿策造御勞昨土受氏子孫蟬鳴代有聞人時藐譜逸茂克論次所可知者當唐世遠祖諱少陽生子簡亮生元遂官遊于燕家焉因為盧龍人遂生子思溫字文美資

英果拳勇絕人尚氣任俠。五代初燕帥劉仁恭壯其才武署為偏將。晉王存勗來問罪公率所部挺身逆戰自中流矢為統帥周德威所擒。晉王聞其驍勇義而釋之。數蒙指蹤逮與梁人戰于莘野陷陳深入斬獲不勝計。第功最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神冊二年遼太祖遣元帥擁大兵來攻城中糧盡援絕公審形勢之攸歸察輿情之去就遂款附太祖素知其才勇可倚伏寵遇殊渥東伐渤海俾將漢軍克都團練使既抵扶餘率敢死士十餘輩突戰先登立拔其城身被重傷太祖親調藥以傳之。武帝即位論愾敵功檢校太保保靜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石晉起義并門來求援

命公出師嵐憲間特角之敬塘賴以克濟加特進檢
校太尉中書門下平章事燕京留守盧龍軍節度使
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明年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兼侍
中封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仍賜協謀靜
亂翊聖功臣兼雲應朔奉聖等道採訪使時方兵後
彫瘵未蘇政舉綱條維宏寬簡轉臨海軍節度使會
同元年使晉行冊禮還檢校太師兼侍中進開國公
加食邑五百戶二年春有星隕于庭俄遘疾以三月
廿日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奠祭賻賵有加贈
太師衛國公葬昌平縣五華山之陽敕集賢大學士
張礪銘其神道公事親孝奉上忠出入行陳三十年
大小百餘戰勲業烜赫身都將相備極人臣之貴而

謙撝自牧退然若無能為者宜其以功名終初遼祖
殂后述律氏智而忍悉召大將妻諭曰我今寡處汝
等豈宜有夫復謂諸將曰可往從先帝於地下有過
者多殺於木葉山墓隧中公後以事忤后使送木葉
山辭不行曰親寵莫后若何不往日子幼國疑未能
也乃斫其一腕以送之直公而不殺平昔守正不屈
類如此配太原王氏贈鄭國太夫人繼室清河夫人
張氏陽翟夫人翟氏子十有二人長曰延照承清軍
節度使侍衛親軍事特進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
章事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賜號推忠奉節毅勇
功臣十一世孫兩山北遼東道次曰延祚燕京留守
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十一世孫肅肥鄉三務

天民遼陽省日延卿竭節匡邦保義功臣大同軍
都事今居平涼日延卿竭節匡邦保義功臣大同軍
節度使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日延構供奉官
東西班都點檢日延威推忠佐命翊贊功臣保靜軍
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十一世孫
浙運司知日延晞飛龍院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日延
誨保靜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日延光順義軍節度
使日延玉彰國軍節度使日延照點檢日延紹同州
兵馬使日延旭內庫提點女十四人長適奉安州刺
史傳知寶次適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韓
匡美次適弘農楊氏次適竭誠奉國翊贊功臣東平
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
郡趙國公尚書令判三司使韓德樞次適榆州刺史

張彥英次適彭城劉氏次適左林大將軍張美次適
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
平章事判三司韓勣次適清河張氏次適博陵崔氏
其開府太師衛國公第五子特進府君即穆之十二
世祖也葬建州永霸縣白羊峪有乾統七年夫人馬
氏所樹銘幢特進府君生二子曰匡舜左千牛衛大
將軍生子四人曰匡禹臨海軍節度使生八子第七
子為翰仕至保遂州團練都統使始葬大興穴寫別
墅即睿智皇后賜田也生三子相之生五子第三子
洧生六子第二子公為嗣兼管內觀察使一子鎔官
鎮國上將軍一子居常驃騎衛上將軍七世並襲遼
世爵相之府君弟進之永豐庫使尚之生子泌絕進

之一子漬寧昌軍節度使贈金吾衛上將軍三子仲
曰公謹龍虎衛上將軍靜江軍節度使四子孟曰興
祥賢而多材仕金海陵世宗兩朝以德望門地致仕途
顯赫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左宣徽使太子少傅中國
公封鉅鹿郡王葬良鄉回城劉李里蔡家四迄今以
趙大王墳目之翰林待制趙攄所撰神道碑在焉驃
騎府君生五子曰柄天姿孝友博學克守世範曰挺
邃星歷術金初任靈臺司正郎曰機留心軒岐書伎
精良選充尚醫侍宣宗官至保宜大夫曰梅善貨殖
致屋潤積而能散貧乏者多沾其惠興陵因遊政宿
其家聞富而好禮賜銀燭盤二鄉梓榮焉嘗監謝却
鎮酒曰植字景道穆之曾祖也姿清淑有操行力學

務為无所不窺工作詩嘗舉進士不偶輒拂衣去易
名負隱穴寫別墅教授為業別墅東二里許即金建
春離宮明昌間道陵春水過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諷
咏壁間所題詩有折脚鐺中烹白薺打頭屋底看青
山者久之尋召至行殿賞其志趣不允命之以官固
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
樂况聖明在上容巢由為外臣可乎道陵益奇之特
賜田十頃復之終身士論烜耀自是不呼姓名皆曰
建春徵君號其鄉曰崇讓尊顯之也終于泰和二年
三月乙丑享年八十五配李氏生子政司正府君之
子曰侃字和之穆之伯祖儀觀秀偉學識該貫尤長
于音律儀制章宗時用闕閱子弟試太常禮樂科中

承安二年登歌甲首由是于禮樂愈覃精為專門之學矣積勞自工師副正轉協律郎貞祐播遷禮樂散失不完命楊禮部雲翼馬太博千里詳定府君以掌固得預節文所不備條理之未暢咨其論說補罅為多累官定遠大將軍大樂署直長權知太廟署事金未南遷校量鐘律獨黃鐘抑而不揚既至汴林鐘復爾雖更鑄尚然竊自嘆曰八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以卜時之治忽中與其不竟乎既而金亡嘗會飲市樓樂甫作語所知曰草有狼戾音即去之果有醜而聞死者其沉機先識如此壬辰北渡隱居鄉里未嘗一日忘其素業乃編集郊祀所記憶者為祀典樂志辨凡三十卷或譏曰若子所學與時豈不背戾

答曰文武迭用世道之常今向平治以是備他時求訪之具聞者嘆其資深而慮遠歲戊戌

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薦府君于

朝揖大樂丞乘傳徧歷四方搜訪前代禮官樂師祭器圖集備預制作中統建元以來文物郁然君有力焉壽八十一卒時己未夏四月廿七日也配金吾李氏一子守忠正大間策論進士仕至承德郎管勾尚書省承發司前君沒娶王氏桑氏孫五人桑原圭秀義曾孫繼祖榮祖興祖顯祖等八人曾孫女十人玄孫男三人保宜府君之子曰璧字國寶穆之叔祖資沉雄有才幹涉獵經史中武舉第官廣威將軍宣宗麗妃位奉事卒于戊午歲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五

配史氏麗妃兄之女生三女俱適時族建春府君之
子玫字文玉穆之祖也資長厚耿介不妄交游學問
淹貫工辭翰藉門資調遵化三司使易代後僻居研
窮理學申明家法勉子孫興門戶為務自稱貽齋居
士壽八十五終于戊辰三月九日配良鄉李氏母儀
婦道光範中表生子鉉字仲器幼孤藉伯考定遠君
翼誨及長雅淡喜讀書不樂仕進邃易學好古多巧
思音律占筮咸詣其精妙太宮肇造鐘鼎祭器法
物朝儀以先生家學精思罕匹命之監視或以方技
上聞適營建新都俾灼吉兆基命丕作蒙賜白金五
十星重幣十襲相臣因欲官之辭不可止其言人榮
悴雖察五行盛衰必配合道義廣示勸戒名公朝士

歆其學識來質疑請益者無虛日然香煮茗間出三
代鼎彝法書圖籍傳觀披玩論辯皆有證據及談遼
金故事揮塵緩頰使聽者忘倦慈祥愷悌之色津津
溢眉睫間有承平遺老氣象晚節號鈍軒逸皓諸賢
贈遺詩文無慮數百篇嘗於祖窳側構亭為春秋奠
祀所承旨王文忠公扁曰遺安樞相商左山為之記
其為名勝稱賞若尔今年登期頤康寧順適壽祉未
可量也娶李氏生子穆性純孝早傳家學善篆隸以
敏慧延譽搢紳間得從事翰林出倅孟州轉邢臺尹
超授承務中山府判官穆之子適祖述祖迪祖遵祖
孫遷安於戲趙氏自五季迄今三百餘年子孫蕃衍
幾於千人忠傳學繼世濟其美越不事宦游者學術

行義亦昭晰於時與韓劉馬共稱為燕四大族至比
唐李鄭崔盧由開府太師衛國公忠毅奮發捐軀為
國敦篤大本君子之澤其流淵長曾其然乎惟延威
特進府君第五房一傳而二再傳十二人三傳至廿
八人四傳四十五人五傳而六十四六傳八十四七
傳九十二八傳當建春府君行群從數幾滿百本支
子姪廿有八然遭壬辰喪亂存者僅三人而已非賴
穆之訪緝譜牒則後人無由知其祖考之所自出宗
系之所自分今復揚豐功之盛烈發潛德之幽光傳
載無遺垂鴻不朽俾趙氏來者觀感景仰克念無忝
是亦顯揚之一節也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
曰惟孝子善繼志述事若穆也可謂有志追遠述事

者也大德己亥秋七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王惲述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
傳

丞相史公天澤其先燕之永清人世以族茂財雄號
農里著姓曾祖倫祖成珪繼有純德百年来潤涵泐
寢滙而不發逮父尚書府君秉直讀書尚氣義為一
方嚮服生三子天倪天安公其季也

國朝癸酉歲冬十月太師木花里以王爵帥
天兵南畧中夏雷砮霆激震蕩無前府君審興運之
會歸一群疑之去就倡率義從迎降軍門王始其誠
數千人賴以生仍令府君統降主漕繼從王攻北京

下之以勞授行部尚書淵沅騰潤千載之會實開於
此及金將武仙以真定降王命公兄天倪克河北
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時公年二十有
三身長八尺音吐鐘鉉然善騎射拳勇絕人屬橐鞬
署帳前總校明年乙酉春護母夫人北歸仙尋叛都
帥遇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公及燕日變起倉猝部
曲散走多在近郊即回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
聚國之讎死亦當往遂傾橐易仗南還以圖報復行
次滿城得士馬甚衆餘兵四集牙將毛等即推公
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即
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咲乃昇統精兵三千為援合
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八主簿擁萬衆來搃公

撤圍逆之奮先將士洒血馳戰呼聲殷地無不一當
十葛氣禡會日暮退依泝水為阻公料其墮歸敵必
宵遁果然乘之衆大潰生擒鐵槍資其器仗儲待軍
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惧奔
西山之抱犢砦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
斌陰與仙合又圖窺取公同國將禦諸贊皇扼仙軍
不得進義斌勢熾嬰火炎山自固主帥問計於公曰
賊衆山扼自陷圯地此易破也遂令監軍孫提銳
卒五十公略其後繼以鐵騎蹂之斬義斌戲下自是
義勇之名軒裸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謀者匿大歷
寺夜斬關為內應遂反其城公跳走藁守帥董俊以
全軍授公復與笑乃昇破走仙主帥忿民之反覆驅萬

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軍民我力不能及
一旦委去不幸為賊脅制今殺之何罪弗聽復力爭良久
乃悟而全釋公乃繕城壁除去武備明號令守禦以
方為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於
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掇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聚
以次完治然高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即捕覆
則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
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
上素聞公賢

詔為五路萬戶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隸焉庚
寅冬圍武仙於汲小大九十餘壁金將合達以衆十
萬來援鋒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

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
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明年壬辰
太宗由白波渡河

詔公以兵由盟津會河南至則

睿宗皇帝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公略地京東
遂招降太康柘縣瓦崗睢州追殺守帥慶山奴於陽
邑金主東播復自黃龍崗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
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抵城下呼守者韓帥曰汝
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眙為披靡明日大軍
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伯撒所將兵
尚八萬我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
軍會睢陽同僚撒吉思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

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公爭不下以其事
赴汴比還全軍皆沒其圍蔡也當懸瓠北面潛涉汝
險出入壘中血戰者連日蔡兵大斂汝水為不流金
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
以民蕭條猝不易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
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業鬻
妻子有不能給者時兵民未分賦後互重複遇征戍
則趨辦一時中外騷屑殆不聊生公憫焉詣
關併奏其事民債官為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
克籍其征賦差貧富為定額
上皆從之布告諸路永為定制迨戊戌己亥間仍歲蝗
旱復假貸以足負數積銀至萬三千餘錠公度民不

可重困乃先出其家資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
折其券監郡忙哥撒兒以國兵與魯數萬口散處州
郡間營帳所在大致驛驛伐桑蹂稼生意惓然公騰
奏

太后悉徙居嶺北由是軍民肩息田里遂有生之樂
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
也

國朝自金亡已來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棗
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拔命徑棄其城
公率馮程二拔都國朝語謂勇猛士曰拔都先諸將登
太子濶出壯其勇惜其材傳呼止之公戰愈力克焉
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犄角以綴我

肘
太子以城不易拔可趣利舟楫命公往以陳翟二校
自翼驅猛士兩舸直前搏之彼氣既奪奮槳盪決覆
溺者萬計獲烏及取光化復引維首上立陷其城復
州之役敵盛以閉艦三千艘鎖湖面為柵公進說曰
柵破則彼當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
蕩無遺復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公獨當一面宋人以
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賊乘夜果來斫營公單
騎逆戰手格殺數人戲下繼至悉驅賊入淮水至於
掖滁州踴盱眙掇寶應瀕江渚且破且降者二十餘
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懍敵樹功未嘗不
在群帥之右及策勲盟府推讓行間雖寸長不掩故

諸將^曲屈盡其知能士卒樂出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
勇堂之有右良將風壬子歲公入覲
憲宗察其忠勤特加顯異遂以衛五城封公為分邑
方今

聖上 潛極知河南困弊請分治培植為異日包舉
殘之本許焉遂奏公充經略使公以河外虛耗日
久封豕荐食於內邊寇日侵於外非大與休濯則不
可去之舉賢能汰冗濫抑豪強均賦役信賞明罰訓
農勸兵列堡戍以絕寇衝實屯廩以給邊餉凡政之
不便及民所欲而未得者率更張而立行之睢州長
楊興封丘簿董 極橫恣不法暴其惡肆諸市萬口
稱快明日問閭閻有西公像者不二三年方數千里

之間行於野民安其樂郊出于涂商免其露處觀善俗美既庶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鬪而勇公戰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潤衛亦復承平之舊宋人為營其北門矣丁巳春詔左丞相阿藍哥見勾較諸路財賦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上下例遭凌辱公以勲舊獨見容假公請曰經略事我寔主治是非功過理當我責今舍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怒叱去公不為動堅請者數四用是翼蔽賴釋者甚衆戊午秋扈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州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回銓宋將呂文德帥艘艘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不利

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流縱擊斂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遂班師而還又明年庚申夏六月是為中統元年

皇帝御極首問公治國安民之道遂具疏以聞皆時所急務

上嘉納之旋命公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制辭有史天澤自太祖皇帝命木花里國王開拓漢地卿兄都元帥已有佐命殊勲又扈從

朕之

父兄勤勞王事文經武略於國有功綏撫河南民懷惠愛有功高心小夷險不移之旨明年夏五月由江

順

淮經略使進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
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強時
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清
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
退貪殘以簡賢能霈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
禁賄賂以絕倖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
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
還為民籍以紓疲瘵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
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
自是上下交孚
帝載熙緝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
太平之治者公之力為居多秋九月扈從

北征次昔木土與阿里不哥遇命線真為右軍公為
左軍仍合大勢蹙之北兵潰遁三年春壇賊陰結宋
人以益都叛

上命親王合必赤總兵討之兇勢張甚

詔公往視聞壇入據濟南公曰豨突入豈無能為也
至則進說於王曰壇多譎而兵練不宜力角當以歲
月斃之遂環以深溝高壘奔軼應援之計略不能肆
四月軍潰出降生擒壇公力主斬於軍門誅同惡者數
十餘人悉縱歸傳檄東下為壇守者皆降及陞見悉
歸功諸將乃以擅殺自劾
上察公忠誠亦不之罪初
臨軒授鉞付公額征諸將皆聽節制迨卒事未嘗以

詔旨示人三齊平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紱而退初公既相即辭其封邑凡三請乃許其謙遜密勿類如此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太子燕王領中書兼判樞密院以公為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六年

朝廷營取襄漢

詔公與駙馬忽刺出往經畫之賜金幣甚渥至則相要害起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既而以疾還明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旨曰中書省尚書省

樞密院御史臺或一月或浹旬大事卿可商議小事不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

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秋與右丞相伯顏總大軍行臺荆湖自襄州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

上聞遣使賜葡萄酒勞公仍慰諭曰卿自

朕

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力者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為憂勞可且比歸善自調護公還真定上又遣其子杠與尚鑿馳視及賜麥糖等物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請天兵渡江以殺掠為

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年七十有四，訃聞，上深震悼，遣近侍致奠，賻白金若干，贈太尉，謚曰忠武。仍勅辭臣製碑表其勲德。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勲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之。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狗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斂然畏遠。若將有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涵弘，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粹然，故累朝賞公忠勤。龍光稠疊，前後賜賚，不可殫紀。公初進大拜。

制下之日

朝野交慶，公門閤蕭然。若無所事，有面說公以威權自張者，公因舉唐周墀為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又曰：「某緣汗馬，頗著微勞，餘將何有？」今眷倚如此，正以軍國事體，猥多歷練，老夫有通譯其間，為諸公調達耳。相則吾何敢當，言者悚服而退。至於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用人齊家，訓勵子姪，又有大過人者。當歸德城潰，脫李大節於白刃，俾參幕謀，留務無巨細，一以委之。叅卿王昌齡代公治衛，亦以聽其注措。其裨贊籌畫，則王守道納合松年四

人推誠委寄。雖骨肉莫能間。故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為之訓。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之好賢樂善。皆來遊依。若王濬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荆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顯軒。為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菴。張條山。孫議事。擢用薦達。至光顯云。初武仙既害都帥公。銘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於朝。曰。臣始遭家難。勉承乏以雪讎恥。今姪楫等皆可勝任。願以職歸之。畢。臣宿志。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少。卿之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俾之。即詔楫為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後又

奏次姪權充唐鄧軍萬戶。公因以疾乞退。曰。臣無大功報國。一家處三要職。恩寵踰等。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勞于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允。

憲宗駐六盤也

詔發民為兵。勅使擬公子為帥。公曰。吾昆弟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嘆服。竟以姪子樞克新軍萬戶。初總衛釣魚也。有邊將蒲察瑒者。隸焉。日有言。偃蹇不為下。公含容之。明年。渾都海平行臺上功。相府獨瑒名。關公問焉。或以前事對。公曰。聞平夷隴右。

若功最多其可後哉。即命具完文以進。遂均賞賚。其
忘過記功。又如。嘗集子姪輩戒之曰。史氏起壠。敵
際風雲。德涼效薄。今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
答乾坤大造。

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殲邊。裹馬草。歸葬。吾素願
也。汝等異時策名委質。盡忠所事。以圖報

國。又曰。惟孝與義。可有立于代。汝等謹服此訓。苟違
吾言。與暴吾丘墓。苟爾。公年四十。始抑節讀書。酷嗜
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貫。諷誦略皆上口。至成
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料。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
者。至矢謀廟堂。運籌戎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
行事者。誠無愧于古人云。八子格。中書右丞。樟。前新

軍萬戶。棣。中山知府。杠。提刑按察使。杞。前衛輝路總
管。梓。澧州路同知。楷。終南陽府同知。彬。御史中丞。孫
男一十六人。不肖。憚猥。登公門者有年。及與諸子游。
故聞公言行。頗詳。以家傳屬筆。故勉為撰述。異時太
史氏勒元勳于帝籍。贊西像于凌烟。庶幾有所考焉。
贊曰。

忠武公當草昧患難之際。憤發義勇。收合散亡。卒之
芟群雄。定河朔。開國承家。光昭父兄遺業。其功烈已
不世出。然一時佐命。儼景命同翻者多矣。惟公歷事
四朝。思遇眷倚。始終不少衰。復能斂百戰之威。雍容
廊廟。以道事君。為時賢相。高名完節。爛然獨著。福祿
永終。慶流後裔。豈偶然致哉。蓋由勲德兼備。忠智兩

全君臣之間有以感召故也若祇以遭際期運依乘
風雲論之是豈真知公者哉故推其生平行己大節
為後來之法云

秋澗先生大全集卷第四十八



嘉慶丁丑花朝後三日續校

